

祗
平
居
士
集

祇平居士集卷二十六

嘉興 王元啟 撰

傳一

汪生廷楚傳

汪生廷楚字薪翹其先自徽歙徙浙之錢塘想遷吳淞間至生父守潛遂著籍崑山爲崑山人汪氏世以賢雄多倜儻豪邁之英獨生以醇謹見推於其老者坐一室間如無人就視則默對一編凝目沈玩手摩膝上下類抑搔者旁無矚也從余學作時義深細有法講說書義余解問有與前人異者生必精究其所以不以惡煩而苟爲混同酒間余喜縱談每雜舉古人議論事蹟出入俚俗諧譚之語以

相掎擊聞者往往顛倒嘔噎傾酒失筯生則適然頤解而
已一少與其同學生彈琴酌酒爲樂余偶語及醫士某以
隔病死生忽顏色慘變余駭詰之嗚咽曰廷楚母以悞服
某藥致不能飲食者累月而死語未半哽泣不能繼歡遂
罷去初生母吳安人病時余爲講文王世子之篇意以古
人侍疾之禮相勗顧生但默然而已余私怪其侗然類無
所覺曉者不知其誠孝如此然則余之所不及知於生者
多矣生年十八喪母二十而服除二十一始出應有司之
試累爲當事所賞識郡太守汪侯特愛其文至以嘉魚擬
之願院試輒不利然邑中諸秀才聚課生文時出其右陶
翁蘊清於文學爲老師亦亟稱之死時年二十四有子一

人珩死之後其戚友追計其生平欲求一口角輕薄之語無有也

王元啟曰余館汪氏七年中間欲辭去生遑遽駭走急趨其尊人暨諸戚友爲挽留計意若將終身於余者不知予何所悅於生而誠服如是昔歸震川爲姚生壙志謂於生無數月之聚而戚戚然常念生不置況七年之久生於余尤惓惓者耶生尤篤於禮一言之及必竦立待命無坐應者始終不少變蓋其孝友敦慤出於天性然也予傷其質美而不獲有成姑次所記憶爲之傳覽者可以考其志焉

楊園先生家傳

楊園先生姓揭氏諱皇謨字匪皋楊園其號先世江西袁

州人出唐僕射鎮之後有十三府君者始徙臨川明洪武
初復徙福建之將樂是爲先生九世祖義義後三世至復
圓復圓生勗父子皆以振饑出粟授承事郎勗生縉嘉靖
壬子歲貢由南豐訓導累陞大同鎮平虜衛教授生六子
各授一經長子邑諸生大壯受毛詩著詩論三篇多識錄
一篇授其子騰蛟是爲禹門先生禹門膺萬厯癸卯歲貢
廷試第二候選知縣著讀詩旨括四篇傳學者子國楨邑
諸生是爲先生之父先生早喪父竭力奉母母病侍湯藥
數月不解衣 國朝順治五年江西賊郭天才爲亂蔓延
八閩正月十三日賊將金守貫破將樂邑民皆奔竄先生
以母病不忍去賊至被執索金寶無有舉又加之及落地

賊曰此不可殺者舉火魚烙之火復滅因走及其母先生
奔救嚎哭賊感其孝釋之方賊至時再迫於死再獲免人
疑有神護焉應順治十四年歲貢選授詔安訓導學使者
按郡一生貧不能就試悞期當黜先生力請之使者不悅
先生曰使生補試日文不入格某甘以狗庇并黜使者竦
然動容乃許之及補試文入格拔置高等使者於是服先
生有識時鄭成功據海作亂詔安最邊海有司嚴通海之
禁諸村墟無封域爲限則以纏繞之越者卽以通海論選
卒往來不絕諸生居鄉者貿貿然信足及之多被執凡禁
繫者若干人于是上官命守土文武官會先生並鞠之爲
指白枉直多所縱舍獲保全士類感仰康熙四年大裁天

下允官詔安裁訓導先生歸日閉戶讀書足不履公府邑
宰賢之舉鄉飲必請先生凡四爲鄉飲賓年七十六而卒
先生性醇厚樂善不倦嘗授徒村塾中歸遇一婦號泣欲
自盡問之知爲索債者逼嫁先生惻然取所得修脯代償
之債主亦感動遂棄不取婦得免於嫁有族祖客死於外
無子其家業悉先生經理先生出所記簿籍會衆核之爲
立嗣以承其祀因以遺業歸之 國初有教諭馮躋蟾浙
之武康人到任甫半載時國勢未靖奸民爲亂者所在蜂
起有土寇突入教諭衙劫躋蟾先生挈以遜居之村舍中
保護維謹亂定出躋蟾前所攜俸金寄先生者以資其歸
順治九年邑人舉先生德行上其事於督學宋公徵與公

疑躋蟾事未實行符於浙之武康武康人具言實有其事
與將樂所報悉合公以先生處亂而能不苟於利尤加獎
異焉康熙十三年耿精忠爲亂邑紳士多有被其扣勒者
先生匿迹西鄉之巖際獨不被其汚事平凡不從僞者皆
得復職先生以老疾辭卒康熙十七年後二十五年邑人
以先生文行不媿鄉賢復上其事於督學司公百職得從
祀學宮子二上選縣學生次上遇上選無子以上遇子天
保爲其後

王子曰揭氏多醇謹之士天保尤甚福建通志載平虜君
有高行嘗爲清和教諭免一生於難生後巡按八閩弗與
通一刺天保云此事不見於譜牒姑闕之余修儒學志載

順治十三年修學事舊文列先生名吳殿齡之上天保云
此事殿齡首其勞先生助之耳蓋其慎如此余爲先生傳
據揭氏譜牒敘次其世系其他事悉天保口述者余以其
言可徵信不苟誣其先人是以詳載之

揭玉亭家傳

玉亭先生姓揭氏其先江西人世居建昌南城之揭坊明
永樂初友成子彥才始遷福建將樂之瀚溪里成化中割
瀚溪爲歸化縣遂爲歸化人彥才後四世至鴻由拔貢生
中嘉靖二十八年應天鄉試官廣東連州守有平倭功始
家將樂之治城子孫復爲將樂人鴻二子喬椿椿以歲貢
生授四川提舉轉岷府長史椿生曉邑諸生曉生熙元以

耆年爲鄉飲賓熙元生雲路延平府學生雲路生世名世
永世名字田有卽先生也先生生而奇穎年十二出應童
子試諸宿學皆驚憚之邑前輩翁猶人黃瑞一目爲出羣
之雄諸後生或竊訝之康熙二十九年先生年十六郡守
張侯觀風將樂錄先生文第一旣而邑令胡侯僉憲白侯
先後加甄拔人始翕然稱服以翁黃二公有眼先生愈自
肆力於學凡經史百代之書靡不悉究篝鐙夜讀至達旦
不寐其後范筆山先生以內翰來守郡校試得先生卷歎
爲七邑奇才親攜先生手入座以遠大期之督學汪棣園
先生獎賞尤至判其牘尾曰拔此以冠一郡使延津士子
知斯文有雅俗之別明年以高等食餼自後每試輒高等

七邑之士就先生寓以文請質者踵接自督撫以下諸尊
官到任觀風郡邑先生文往輒奇中如射覆然自是邑中
雖先達宿儒咸折節與先生爲忘年友諸後生爭來執贄
戶外屨滿先生性純孝侍其父疾及喪葬咸克如禮母李
孺人慈而好施尤能將順其意與弟世永自爲師友友愛
甚篤修族譜作揭氏源流考世系圖引及先世諸傳贊率
族人修先世之祠倣伊川程子法以冬至祭始祖訓族人
以禮義李孺人有恩撫子先生事之如親兄及卒遺孤寡
五人爲割已田贍之尋以年資入貢年已逾艾而好學彌
至當世衡選家爲先生序其文擬之黃陶方趙以爲沐浴
隆萬而得其精髓者爲本縣義學師六年士來學者多所

成就爲訓言十則粘壁間開示諄切學者奉爲矩矱乾隆
八年選授泰寧訓導泰寧士旣熟聞先生名人人自以爲
得良師及課士士來會者以百數泰寧人以爲自來未有
如此者甫四月以疾卒官年六十九所著有光啓堂稿玉
亭集藏於家子一人肇疇縣學生醇謹力學能世其家
王子曰余來將樂邑中多稱揭玉亭先生云及見先生子
肇疇恂恂然可以想見先生之教至是肇疇以先生行狀
見示俾余爲之傳爲悉次其語而芟其繁蕪以歸之於質
嗚呼先生窮研百氏小出之已能驚動遐邇若是世之沈
身帖括相戒以讀書學古爲迂者其亦可以返矣

徐生步題小傳

徐生步題名朝柱將樂人父禮官順義縣知縣母許氏封孺人初順義君謁選入京生始晬而封文林郎樸園翁年已七十餘故順義君獨身之官留其孥居家侍養後順義君卒官所生始七歲服闋未幾喪其祖父又四年喪祖妣蓋始晬而離其父未卺而孤已而連遭大故十年之內無歲不負重哀煢煢孤幼見者憐之生性至孝順義君沒生雖幼哭泣如成人其祖母病瘍生朝暮侍疾爲親自撫摩取藥敷治節時其食飲而七筓之進一不假手奴婢既婚夫婦相對甚莊閨中竟日不聞一語一嫗來往其家甚熟疑生夫婦不相得私問其婦婦曰吾姑少寡吾夫自始婚時卽相戒毋得戲狎私語恐以兒女伉儷之好傷吾姑獨

處之心蓋其至性沈篤如是一時族親尊者傳其事靡不
悚然嘆異之閩俗貿田者雖遠至數十年後遇窘乏時輒
來索補價歲暮尤甚富者不勝其求固拒之貧民無所逞
其意輒至輕生以殉遂成巨彙生必婉詞慰藉給以貲錢
斗米俾人人各如所願以去處鄰里尤謙下從不以倨色
加人撫奴婢輩皆有恩時有不率許孺人或命杖責之生
爲正言訓飭已卽反爲奴婢請命蓋終其世奴婢輩無一
受笞撻者卒年二十六卒之日聞者莫不嗟惜之生年二
十補郡學弟子員旋以高等食餼攻舉業甚勤同輩往往
推讓之無子以從祖兄朝笏子時英爲嗣

贊曰生嘗問業於余時邑中以文請質者凡數十人生文

獨高出及見溫溫然信其爲良士未壯而天豈非所謂苗而不秀者夫生從祖兄朝倬亦子門下士言生之爲人甚悉其篤於孝尤天性云朝倬又言生沒之日有負擔者過其門驚詫大叫曰天不佑善人乃令徐秀才天死耶或疑生嘗有德於是人問之無有益其忠厚足以感人如此嗚呼其視世之恣睢自適身死而怨讟交叢者生雖天其賢於人遠矣

贈文林郎楊府君家傳

贈文林郎楊府君者諱玠字石鈞日照縣知縣志梁之父也世家海鹽之楊家堰兄弟四人父聿修翁各量其材器而授之職伯子善治生委操家政仲子以下悉令讀書府

君於諸子中最季幼卽穎然殊異年十六補郡學弟子員
同縣錢翁季偉者半完老人諱爾復之子世負文望得府
君試牘深歎異之因以女妻焉旣長與舟浦馬墨林維翰
同學齊名墨林詩文布遠近然心獨敬愛府君常歆然自
遜弗如後墨林以進士厯官分巡常鎮道府君累應鄉舉
再爲分校官所賞薦卒不售雍正三年得年四十有二以
卒府君性恬靜寡言笑遇人無貴賤一接以和故生平無
一忤意之人早喪父母長嫂陶鞠之以長畢生事嫂如母
所生子女悉命以祖母稱之有田客逋其歲納之粟或語
之曰楊秀才行召他客藝汝田矣田客驚恐乘醉登門大
噪府君出諭曰想汝無以度歲故耳顧何不好言告我因

以石米周之其人感愧無地後更改行爲良佃赴鄉試於湧金門外道拾遺金候至暮見一人踰跟至詢之云父死貸金以殮道失之今不得有與父同死而已府君惻然還之其人流涕叩頭而去錢孺人賢而有文持家能識大體其事夫義以順訓諸子慈以嚴鄉黨至今推女則焉初府君年三十一構危疾孺人日夕憂禱忽夢緋衣人持一紙示曰爲汝增算一紀矣後府君病愈竟及所夢之年以卒卒後遺債百數十金諸債主念其無力許令分年以償孺人趣音促賣田一日遍償之曰毋令亡者貽人以口實諸子幼時悉口授句讀比就外傳夜歸必令倍諷晝日所讀書有一字齟齬必責也府君卒時志梁始七歲其餘男女各

二長者十四歲幼未晬教養嫁娶皆孺人勤苦之力也雍正九年志梁與兄志棟同歲入學志梁年十三孺人又嘗撫其兄子芬桂爲己子亦親教之芬桂前數年亦以重醫入郡校後志梁登乾隆三年賢書乙榜授今職芬桂以鄉進士官鎮海教諭遠近皆稱孺人善教子云孺人工爲詩志梁幼時於紡車前夜誦蓼莪之篇孺人輟紡爲作課子詩一首勗之志梁至今誦其語猶爲淚下也

王元啟曰余與志梁交三十年素知其有賢母及是念其先府君積學厲行而名不大顯於世因口吐其狀屬余爲之傳昔眉山蘇序力爲退讓之行其子洵私記其事於族譜及孫軾以其事乞銘於南豐曾鞏序之行始以有聞於

世余愧無曾氏之文而府君之高行視序豈有讓焉詩云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余備述其事列諸家乘楊氏子子孫
孫其念之哉

靳輔傳

靳輔字紫垣遼陽人隸鑲黃旗漢軍籍順治六年由筆帖
式選充翰林院編修歷官武英殿學士兼禮部侍郎巡撫
安徽康熙十六年加兵部尚書擢河道總督輔以黃水裏
沙必藉潦流急注以刷之否則水漫沙渟必致旁溢爲災
而下流愈塞又清口爲淮黃交會之所雲梯關爲淮黃入
海之道自黃水北決王家營則雲梯關外之流愈緩淮水
東決古溝翟家壩則赴清口會黃者益少至十五年高家

堰沖決三十餘處淮水全入運河不復出清口黃流逆灌
至清水潭浸淫四溢海口益淤輔乃博採輿論精思至兩
月餘分繕八疏同日上之大要用潘季馴束水歸漕之法
培築兩堤使水不旁溢又取水旁淤土築堤使土不外索
堤竣卽所開引河亦成謂之寓濬於築首自清江浦至雲
梯關二百里於離水三丈外南北各鑿引河使水三面衝
刷次自高堰以西至清口二十里沙新淤易刷則於離水
二十丈外左右各鑿引河衝刷之堤岸舊用石工板工輔
悉改用坦坡遇大水但令平漫而上不以陡峻激其怒下
流旣通隄岸旣固始議塞決故事堵決必捲薪爲大掃輔
於裏頭合龍必須用掃者乃用之餘用編蒲包土填塞以

坦坡代石板二工以包土代掃費省而工復堅久然後濬
運河籌經費選河員設河兵使之畫疆分責河兵之設自
此始疏上皆報可先是議塞決者先其大輔獨先其易者
又於上流分挑引河或築攔水壩殺其勢遇城鎮山岡礙
於疏鑿則於上流多建滾水牐壩涵洞使洩數適準所溢
之數仍於下流寬處復引洩水歸之以一其力又高堰所
以障淮之東決自黃水逆灌湖底淤淤雖周橋翟壩等高
地亦苦浸溢輔又築堤三十里捍之至清水潭決口寬三
百餘丈深七八丈糜帑五十七萬餘金歷十有餘年莫能
塞輔於決口上下各離五六十丈爲偃月形抱決口兩端
而築之長雖數倍決口較其淺深反減十倍不止凡百有

八十五日工竣費較前不及百之十六南運口初自天妃
牐入河潘季馴欲使納清而避黃移之新莊牐然距黃不
遠輔先於爛泥淺開引河四道使淮水悉出清口乃自新
莊牐西南開河至太平壩又自文華寺開河西南行亦至
太平壩俱達爛泥淺兩渠互爲月河以紓急溜而運口離
黃愈遠河不內侵渠無淤墊之虞民免歲挑之擾北運口
舊在徐州鎮口牐漕船逆河行五百里萬厯中李化龍開
泇河自夏鎮達直河口不由徐呂二洪避黃河三百里之
險漕運便之其後直河口塞董口淤駱馬湖又淺澁不行
十七年輔別開皂河以接泇河之委而下達於黃運道復
通顧其出口自北而南與黃河自西而東者相抵二十年

復開支河二十里白皂河歷壟岡埝路口達之張家莊與
黃河一例自西而東出口處兩溜相比而不相抵二十五
年輔以南岸清口北達張莊尙須逆河行百八十里疏請
開中河上接張莊口及駱馬湖清水下歷桃清山安入平
旺河達海而於清口對岸清河縣西仲家莊建大石牐一
座從此通運不過絕河七里奉 命興工至二十七年正

月工竣初輔議欲於中河北更開一河以洩東水之異漲
兼漑桃宿等七州縣之田故名新河爲中河時以經費不
足而止輔又私議自清口入張莊牐雖曰截流而北然逆
河而西者居多若於清河治東陶家莊再建一牐令重運
入陶莊回空出仲莊則往來皆順流議不果上然自開中

河漕艘遂免溯河之險論者謂其功足與宋禮開會通陳
瑄開清江浦相埒云自黃水入淮淮道時爲黃奪二十三
年輔於南岸毛城鋪王家山峯山龍虎山諸處爲減水牐
壩九座旣以殺黃且使洩水滙歸洪澤井出清口是謂借
黃助淮以敵黃此兵家因糧於敵之謀也又河岸牐壩難
築易壞輔因山根岡址鑿成者凡七水不能敗九百世利
自十五年以前海口日壅黃流幾無去路輔爲之十年淮
黃悉復其故運道大通卒爲忌者所中被論落職三十一
年復起時西安鳳翔饑漕粟二十萬石振之溯河達底柱
不役一夫而事集朝廷嘉之是冬卒謚文襄著治河方畧
十二卷輔客陳潢深知水性爲輔客竭力効忠輔亦傾心

委任盡用其策故能成功潢者錢塘人著河防摘要一書與輔往復議論同里張需生復纂爲河防述言一卷附之二十三年

聖祖特授潢銜僉事道令贊理河務其後兩河旣奠潢倣古溝洫法爲溝田之制先於安東近湖地試民屯墾有效因力贊輔開屯收息以業兩河游食貧民補償積年糜帑兼備後此防河經費構廬分界歸者如市闕土漸廣佔利私墾者多有司清釐奸民騰謗忌者乘之輔與潢皆削職潢死輔再起以義友竭忠疏陳於朝得追復其職輔所治如堤翟壩塞清口潭改南運口於太平壩疏皂河關中河其議悉自潢發之故輔疏陳懇欵自謂不敢冒功罔上以負此死友也

王元啟曰輔言禹疏九河又必同爲逆河而後入于海不同則力不一力不一則不能逆折潮水之東來而使同歸於海其說具載治河方畧一書蓋自明代潘季馴卽有束水歸漕之論至輔尤特以築隄著績世徒見賈讓治河策有增卑培薄勞費無已之語遂謂築堤爲治河下策不知讓所斥乃指繕完故堤故堤者黎陽以北百餘里間再西三東迫隄之隄古所謂曲防者是也至於河東金堤所以遏泛濫之波者仍與西薄大山同功未嘗併廢且讓尙欲從淇口以北據堅地作石隄北行三百餘里豈謂盡廢諸隄始謂治河上策當輔之時淮黃交潰向非築堤堵決使泛濫之波束歸海口則雲梯關外淤沙何由得刷論者謂

海口淤卽當事濬海口此真所謂勸饑人食肉糜耳余讀
輔治河書竊嘗深究其義因得撮取其要爲之傳并輔客
陳潢事亦附著焉

祇平居士集卷二十六終

秀水後學錢世錫訂

祇平居士集卷二十七

嘉興 王元啟 惺齋

傳二

徐湛恩傳

徐湛恩字沛皇奉天正藍旗人父萬詵寶雞知縣時吳三桂爲亂兵犯寶雞大將軍慮諸鄉大姓爲內應萬詵以百口保之全活萬人又躬率家丁五百人攻賊後寨破之會有攘其功者竟遭誣劾以去湛恩少以高等生入貢例選教諭不得投効河工累題借補他職皆格於例遂棄去康熙五十年改應武科獲舉後四年成進士以待衛應制賦詩得召見問家世因痛哭陳萬詵令寶雞時事上爲

之揮涕遂改授文階得官職方郎中雍正元年出爲宛寧
道僉事嶧縣有湖墾荒地許貧民開墾勢家佔爲己業私
納耕者之稅又各屬瀕湖草廠地例納草以備工料胥役
株及他所民田湛恩悉爲革其弊爲河道三年所在安瀾
自以無所効其力因奏乞改臣武職置之邊徼庶得勉盡
死力報 陛下不報俄擢山東按察使改調廣西時巡撫
都御史入 覲 世宗諭旨徐湛恩漢軍中第一人物
朕故特擢以佐汝巡撫言其精力已衰坐是被調及秩滿
入 覲 上見之驚曰徐湛恩嬰鑠乃爾誰言老者擢僉
都御史出爲河東道副總督諭令與田文鏡和衷辦事又
賜奏摺令有事密以聞湛恩不敢奉 命 上問故對

曰臣與督臣共事苟有所見竭城商榷慮無不聽如果剛
愎自專臣亦可以露章彈劾動輒密奏恐各懷猜忌有負
陛下和衷之訓 上以爲然至河南文鏡接見首述

上諭及奏對語文鏡大服諸事委心焉語人曰徐公乃直
桶子人直桶子諺語言其無回曲也時山東魯橋以南至
黃林莊歲苦淹決湛恩建石隄爲捍禦運道賴之乾隆初
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改直隸副總河時北河督臣喜
自逸湛恩馳驅河上與下吏均辛苦總河笑之或勸湛恩
宜密以陳奏不然將被累湛恩曰吾爲副當如弟之事兄
一切代服其勞卽已不宜訐兄以自白俄而總河奉 嚴
旨切責湛恩請一並列名請罪奏上總河革職湛恩當降

調會前任按察使以他事被議今無級可降遂被黜初湛恩膺鄉舉出臨川李紱之門榜後隨例一謁而已後紱坐事西曹湛恩獨朝夕視護惟謹及爲充寧道有欽使數輩勘閱河道意有所需不遂厲色曰君所司何庫曰四大庫問安在曰南旺南陽蜀山馬場四湖是也使大忤會紱爲諸使首獨折節禮湛恩衆怪之紱具言其故衆乃感服按察廣西值土司岑某就撫後復蠢動先時巡撫奏功者卽李紱上怒革其職責令協勦湛恩密遣人入其巢獲首逆十八人以獻事始平紱得免於戾湛恩博學多能自詩古文外下至方伎之書靡不究初罷歸貧甚諸子慮無以爲養湛恩笑曰汝等各自力無憂我我持一桌倚官塘

與人談星卜尙能自食有餘耳平居檢御精明對客終日無情容雖老猶自謂能挽強弓騎生馬十五年 特旨復職二十年卒年八十四

王元啟曰余舊客湛恩所湛恩口不言人過子弟有言某人爲某事者必反詰之曰汝非目擊何自得知其悉以是譖愬之語無有能至於其前者嗚呼此可謂得大臣之度矣

趙之鶴傳

趙之鶴字松年奉天正白旗人康熙四十六年由四川納溪知縣擢知濟寧州州有稅課局稅額不及千兩吏數倍征之之鶴痛裁抑凡小商賈不滿稅則者悉予免四十八

年秋大雨水城中拏舟往來西城南北兩隅渚爲巨浸之
鶴爲開水道發土得故溝命工增鑿之爲橫溝一縱溝南
北各一凡三溝通長三百三十五尺達諸西門之外溝成
立約每歲先夏啟治以防壅塞至今濟寧無壅水之患蓋
自之鶴興修溝道始也有阮世英者其家世爲武弁世英
獨爲賊旣被獲其母親詣州庭求撲死以絕禍之鶴以阮
氏衣冠之族又察世英色貌甚恐誨之曰人雖至惡臨死
未有不悔者今汝去死頃刻耳吾哀汝今雖欲改悔而
無由特欲丐汝餘生使強爲良善汝能聽我否如不聽再
至立死矣世英痛哭叩頭負其母以歸卒改行爲良民回
民文朗者號虎頭魚恃其強力奪攘奸淫靡惡不作一時

告訐紛然訊之皆有據驗之鶴素以德化民獨於是不少
怒卒令荷校以死州人快之亮郡產山繭所行甚遠濟寧
當南北之衝民多賴此爲業有權貴人出巨貲欲獨網其
利民皇然無以爲生之鶴百方爲求免事獲已州人爲塑
像建生祠於南門之外之鶴毀其像改爲濟陽會館衆潛
立木主復刻像於石祀之在州十九年雖婦孺無不愛仰
雍正二年升濟寧爲直隸州時上官不悅於之鶴以爲不
勝直隸州之任明年降知堂邑縣去之日百姓提筐挈榼
跪拜獻觴者以萬數自朝至暮始抵康莊驛達晚始至汶
上初之鶴旣出城萬人號泣之鶴爲墮淚至汶上送者數
千人爲鬱結不能食遂感疾行至阿城竟卒於旅次之鶴

至汝上遣去州人將發汝上人送者復數千之鶴怪之皆叩頭言吾邑有聞明府者虐使吾民聞吾侯諸善政甚愧稍始效而爲之後卒爲循吏吾邑人蓋無一不戴侯之餘澤也

王元啟曰西城水溝世莫知其自始余考李謙爲冀德方去思頌知此溝元代所鑿然云德方跡訪故渠則始濬者又在前此矣末世紀事之文專事誇諛不覈其實故雖有利民事古稱爲法可傳者率皆湮沒而莫考昔仇覽不罪陳元卒成孝子如之鶴之化阮世英及慙汝上令爲循吏雖漢代所稱長者何加焉余以是著之列傳云

李清時傳

李清時字授侯安溪人乾隆十四年由編修出知嘉興府以憂去二十年起知兗州明年冬升運河道先是河決孫家集自夏鎮至南陽東西堤皆潰議建石堤或用椿埽皆費不貲清時請用碎石拋積水中潮退以木欄之覆土其上費省工固又以輦石勞費特于距湖一面壘石用抵湖水之蕩齧臨湖專築土堤其故堤壞未盡者以壘石護其底面用土築凡費十四萬金四月而工畢東堤兩面皆水得土甚難令以石壘兩旁積葑其中土加其上事遂集時黃流既隔然微山湖水瀾漫止韓莊一牖爲宣洩口復隘清時令撤去牖旁登石以廣其流其後上命卽開堤處建滾水壩一座清時又請減低二尺令湖水消至一丈乃

許閉牖又建楊家壩牖節宣洩泗之流使冬春西入馬場湖濟運伏秋直達天井免民田淹沒之患洩水分濟南北運故時南流四北流六其後南流反多于北爲加長南壩縮短北壩以節宣之蜀山湖出水之口有二利運牖在柳林之南金線牖又在寺前之南清時改建金線于柳林之北司鑰者但閉柳林一牖即可使蜀山之水先濟北運何家壩在分水上游之右洩洩流入劉老口石頭以歸北運而舊壩脊高特令減低二尺自是北運無憂淺阻壽張有沙河或以爲卽古之濟有趙河卽古之濰水本入大清河歸海自開運河二水皆爲所格明劉大夏於運河東岸建三空五空橋乾隆十九年河督某又於八里廟建平水三

牘備二水暴漲然其底皆高運河之底一丈以上牘口寬
僅丈餘非異漲不能入而范濮壽張東阿民田歲苦水二
十二年清時決八里廟前堤岸以洩之因請添置滾水壩
減低三空五空橋底八尺議未行會直隸總督方觀承奉
命勘徒駭馬頰二河以其言入告 特旨低七尺於是
沙河趙河得有所洩衛水合淇丹二漳水自館陶入境至
臨清與汶會盛漲之年由板牘逆灌入汶漕渠淤阻清時
以牘南舊有壩爲衛水重障不宜廢遂于汶衛交流處築
壩禦之仍歲加高厚焉德州四女寺滾水壩亦宣衛河異
漲者爲加寬十丈餘衛水得無瀆漫清時熱于張伯行居
濟一得之書又不憚勤苦掉小舟躬行陂澤溝港間或步

行堤上遍詢土人凡地形水勢瞭如指掌嘗書四語于座
曰有水濟運無水淹田帑不虛糜功歸實際人謂治河十
六字心傳云叛任城書院歲撥河工閒款助膏火三十年
升河道總督三十二年調山東巡撫明年卒士民爲立祠
論曰余于治河督漕諸臣削之表復列諸傳或疑余自乘
其例余曰表者表其氏名氏名之繁司土官且不勝載遑
及省郡大僚傳著行事事可傳述雖其無關此土者猶將
博採焉況其駐節于此吾民父祖曾高皆嘗親承其治化
乎雖然雍正以來若余卽之爲充寧道完顏偉之爲總河
州人至今追思之然其行事湮沒不彰則亦姑從其闕而
已欲使一邦文獻足徵紀述之功又曷可少哉

王大綬傳

王大綬字子佩濟寧人父死大綬於諸子中最季又庶出分授茅屋一區薄田才數畝大綬盡棄其田廬買小舟七鳧網鯉以養其母母子共居舟中暇輒挾冊而吟如是者十年母死賣舟以葬乃復登陸時里中會射者以繕貫錢懸爲的比偶更射中輒取去以是爲戲大綬入其偶試射之每發卽中大綬素多力偉軀幹工爲詩顧未知其善射若是諸耦皆驚服力愆其應武舉應武舉中康熙三十八年鄉試越十年成進士由侍衛出爲廣昌守備歷泗城副將至雲南開化鎮總兵卒於任大綬爲侍衛嘗扈駕木蘭一日方入圍哨鹿有虎突出大綬引滿一發洞其腹虎

負痛走大綬追逐之虎自山跳下澗大綬亦跳而下澗
上驚曰王四侑子可惜飭侍衛奔救之大綬自他所援崖
而上生擒其虎以獻上大喜賞賚有加世稱山東人爲
侑子大綬行四故上目之云爾官泗城副將時土司不
靖制府議以兵勦大綬往諭以利害土司悔恐謝罪遂無
事性孝友伯兄早歿迎其仲兄就養泗城卒於官署殯殮
之具畢盡其誠遇羣從諸子皆有恩自以身由捕魚發跡
雖顯貴不忘其素所至官鑿池構亭垂竿吟咏其間所得
詩名之曰竿頭集

王元啟曰大綬事其子弟多諱言之錢塘令孫擴圖者與
大綬兄子鑑同年鄉舉素知其事爲王綬祖道之如是綬

祖口述其語余採次而爲之傳蓋不獨以著其能其孝友之行卽此亦可想見云

鄭與僑傳

鄭與僑字惠人號確菴父耕博學工文都水分司胡瓚課士得其文摘一僻句問之答曰出郭註胡悚然爲愧謝學使合試充屬諸生耕爲二十七城冠卒時與僑始五歲依母家張氏以居崇禎九年中鄉舉明年下第歸益究心兵農禮樂政刑及山川阨塞險要古今成敗興廢事靡不悉貫時山左饑民爲亂與僑與城守指揮張世臣舉人孟瑄等團練鄉兵分布四關賊不敢犯十五年我大清兵再下山東他郡邑多不守濟寧獨完總何張國維上其事朝

廷方向用之十七年流賊李自成陷京城夏四月遣將郭升徇濟羣議迎之有李姓者迫與僑草表與僑曰聞有世草降表李家未聞有世草降表鄭家衆色沮乃止無何賊至諸僞官次第入城到任畱兵五百戍守已復索諸鄉宦助餉甚急五月十一日與僑集諸紳士密傳四關鄉兵頭目令率兵入勦盡誅滅諸僞官殲其衆是役也與僑親率土兵上北城勦賊火礮突至急俯避之裹首巾灼去寸許黎明同進士任孔當押賊過南門一賊裸身自城下奪與僑手刀不得奪任劍與僑還戳其脅賊負痛走僕人劉慶雲追殺之蓋頌死者再時福王立國南京與僑遂徙家淮揚閩部史可法奏爲儀眞知縣吏部以前守禦濟寧功改

除揚州推官在事七閱月平反滯獄七百有三人用巡按御史何綸薦命監江海軍駐通州去揚兩月大江失守復之杭總督張存仁經畧洪承疇奇其才欲官之不就悅璧社孟城之勝將攜家終老以時方徵南遷者遂歸隱濟上與僑性好遊當事者常折簡招之得遍覽秦晉川蜀荆楚吳越諸勝晚歲奉母杜門不出卒年八十四自爲壙誌生萬厯己亥歲正月六日未時立春建除家推六物仍在戊戌自號戊己老人有僕席元當流賊初至時速與僑出避獨身守廬舍及與僑南遷元攜妻子從行妻憚行棄之夏邑至潁與僑憐其年四十甫生一子力遣歸歸入主廬撫心大慟越三日一慟而絕與僑子序州學生曾孫其誼工

詩善書法蒐輯先世遺書不惜質衣購之歲大饑當事者散千金給諸生膏火其誼及子本茂如弗聞或問之曰吾父子今歲幸有館君不知耶本茂亦能文

王元啟曰鄭氏自正統中瑄以死節顯正德以來文炳眞父子繼爲名宦及明季與僑以鄉進士家居倡義著殲賊之功至其誼本茂凡十餘世雖不顯猶以文行見重士林濟州之著族多矣至其詩書之澤蓋未有如鄭氏之遠者也

楊定國傳

楊定國字寧宇副都御史浩之裔孫甲申四月流賊僞將郭升下濟寧索士民助餉遇人輒拷掠合境惶然定國作

帶血吟百首遍書於身詣賊所戟手大罵自分必死賊以
其貧故置之 國朝定鼎以戶部侍郎王永鼐招撫山東
檄至定國棄家南遯依御史故知州王孫蕃於江寧已而
孫蕃出按江西寄家杭州從遷於杭 天兵至潞王迎降
定國東渡錢江謁魯監國於紹興監國嘉其義授官行人
丙戌五月江上師潰報至定國闔戶痛飲佩一崇禎錢於
胸自經死同里任孔當歛歸之

王元啟曰乙酉之歲定國避兵如皋聞揚州之變錄其所
作帶血吟百首寄書鄭與僑爲訣其言曰書生報國無他
長緩則托之語言急則授之性命偉哉定國讀其書至今
如見其人蓋其一生忠義之氣具見是書而前志逸之余

爲特著其事云

負擔蘇成宗傳

蘇成宗濟寧州東關市民也以負擔爲生崇禎十五年冬濟寧被圍先是敵攻西北不利轉攻東南東南城隍外有重河繞之河東又有民居爲障敵不能驟至先遣甲卒數人乘屋窺河成宗褊袒大罵拋磚石仰擊如擦沙諸童叟爭運磚石佐之甲卒挽弓下射成宗避之牆坎拋磚石仰擊如故守城者恐傷之令人呼以來問姓名喘不能答識之者曰負擔蘇成宗也犒以錢搖首嗔喉而言曰不願賞願殺敵耳令旁人代領以給之先時近郊避難諸民令守河無應者及成宗以奮勇受旌羣趨河上如螳取民間戶

屏爲寨不移時築成百堵敵不能窺遂去城賴以全總河黃希憲更其名曰成功特疏以聞十七年二月詔賜守備銜未拜命明亡

王元啟曰昔李自成旣破寧武語人曰使守將盡如周總兵吾安得至此今成宗以負擔小夫奮臂一呼從者如螳遂以卻敵克保全城使當日宣大諸鎮守兵盡如成宗流賊安得長驅犯闕余採濟寧遺事紀著之列傳蓋以愧羨瓌王承蔭輩之負販不如者

宋隱君傳

宋隱君名堃字霖蒼遼東瀋陽人崇禎十六年武進士授安徽撫標中軍守備不就國變後隱居濟寧爲人恭謹樂

易與人交有始終不欺然諾然未嘗以意氣自負終身不求仕進亦絕口不道節義事年六十餘無子臨終微疾自製幅巾裹首剪紙爲主署曰明武進士宋塏之位移榻當門南首臥指左側書架趣徙之毋妨弔客俗稱勉力曰友架顧其妻黃氏笑曰吾今不復支此架矣拱手而逝

王元啟曰塏不矜氣節世之言氣節者無加焉至其生死之際整暇如此類有道者氣節又不足言之矣先是崇禎末有友寄白金以兩計者二萬塏掘坎埋之厯二十年雖緇袍屨空不視也後於逆旅遇故掖令劉某問其先人寄金友也邀與還家發藏還之封識如故劉初不知有寄金事大感愴稽首願歸其半塏弗受舉人劉汝書其事嗟乎

堑能脫然於生死之際其視區區白蠟何足關其毫末而世多以此重堑故余亦不得而畧也爲附著之傳末云

陳廉傳

陳廉者萬歷末貨土坯爲業嗜酒好歌得坯直卽入肆泥飲醉卽歌舞以歸或數日不得飲輒集長老章穉輩說古今遺事爲娛至老不見憂戚之色妻王氏亦賢淑常以十指自給廉得錢卽沽酒王至并自乃食鄰里憐之饋之食必婉謝弗受也敗屋一間茅缺不補獨所臥土銕上覆以蘆蓆每風晨雨夕廉撫掌獨歌王手執女工不怠夫婦相對歡然

王元啟曰廉與鄭與僑居同里與僑童子時聞歌聲輒往

窺之夫饑寒切身獨能陶然以自樂又夫婦歡然絕不知人間有榮利事其視貪取苟得終身馳驚而不知止者其于爲人賢不肖何如哉余是以列之逸民焉

高明復傳

高明復字樂平好古嗜奇文最刻峭後學爭趨纖詭明復深恥之家貧骨復磊砢或餽之食拒弗受客曰聊以延生明復曰受非義之物是延此不義之生也卒卻之其骯髒自負如此所居不蔽風雨日遊郊外柳陰花徑中口吟手舞甚自得也見人輒避去性喜獨立不樂與人爲羣崇禎初受知於提學王某應食餼卷至府爲有力者易去卒不得餼竟窮餓而死

王元啟曰古固有不食嗟來之食者然而君子譏之以爲
嗟也可去謝也可食明復峻卻餽者雖謝弗受福矣哉子
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何至離人而立於獨蓋當明之季濟
寧之奇士多矣其不協于中者予總目之爲方外云

王士能釋文淨釋無瑕傳

王士能自言海州人生元至正甲辰至明成化癸卯年百
二十歲居濟寧館指揮王瑄家日啖棗數枚菜數莖飲水
少許而已白髮被額肌膚如童憲宗聞召見賜寶鑑遣歸
朝士爭來就見之間所以壽對曰無術也第不茹葷不娶
妻不談數不爭氣耳士能在濟寧人呼爲海上老人不知
其姓名召見時因館王氏遂冒姓名爲王士能旣還仍館

王氏又十餘年辭去游海上不知所終後三十餘年有釋
文淨之事文淨目有異光夜讀書暗室几筵灼灼如火燃
一日靜坐不語遂自此不語能前知人問不肯答間出一
二言必奇中一生以事叩之文淨不答生桴擊其首文淨
不顧亦終不答城西北隅有普照寺文淨結趺其內或曰
一糲食或三數日閉關不通食飲如是者三十年正德中
預示化期沐浴端逝僧臘九十年矣後百餘年又有無瑕
之事釋無瑕孫姓濟寧人早歲在家卽喜爲苦行常隨僧
某負土修塗數年而後竣一旦棄妻子爲沙門遍游兩浙
名山巨剎還至京口住金山之朝陽洞三十餘年不下山
無瑕初不知書亦無所從學崇禎十三年州人楊士聰過

之能揮筆作字兼涉內典皆能了其義彼書所謂定生靈也後數年又訪之齒更生髮轉黑目竟夜視不瞋順治三年年九十餘卒于常州之天寧寺其子亦爲僧名普修年八十二卒城南精舍

王元啟曰士能百二十歲肌膚如童此道家齋精固神之效無足異者文淨能前知朱子於蜀山人董五經事論之哲矣無瑕定慧之說傳者疑之明儒魏校有言廣東陳元誠少未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言之三十年不下山能讀內典作字何怪焉子曰吾弗爲索隱行怪儒者一身天地民物之責萃焉釋老爲我之學蓋有不暇以爲者余疾夫世之詫其事者不知求端

訊末妄欲以身殉之也故旣傳其事復爲論之如此

釋性默傳

性默字默僧淮之睢寧人本姓武名孚默字吉公膺力絕人以豪俠自喜少爲儒兼工琴奕詩畫累試不利遂棄去入三茅山習青烏術常爲人相地國變後入劉藥生王總戎幕中贊其軍務忽一日如有所不適披緇入雲臺山爲僧順治四年之海上望氣占有楚變疾走宿遷以達於濟已而果然後又南之金陵北走太行往來濟上前後二十餘年狎游士大夫間素不作禪語與之談治道兵機議論颺湧往往傾其坐客常夜坐達旦不寐人或叩之直視不答某年春在嶧一日忽曰越此宿赴安樂國去矣泊酒別

故人次日遂閉目不語及午其徒請曰師棘矣豈無可爲
弟子詔示者張目曰死卽埋我遂逝年七十一

王元啟曰默與王道新交善默死道新爲之傳余頗採次
其語昔歐陽公爲二釋序其事多奇若默者得非惟儼秘
演之流亞歟余於舊誌仙釋傳刊去者十九讀默傳竊謂
歐陽公猶將樂道之故附之方外云

踏冰和尚傳

踏冰和尚不知何許人順治五年攜一徒來住北關眞武
廟赤腳露頂破衲藍縷托鉢市井夜歸坐佛龕下口喃喃
不知其何誦亦不見其帖席時也每嚴冬取巨冰履之竟
日若是者數載忽語其徒曰明午我當歸可爲我覓浴具

浴畢端坐而逝

王元啟曰釋老二家內養之學能使寒暑不侵其體故有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之論嚴冬履冰蓋其真氣內旋有以敵之無他幻術也然必以此示異則亦非釋氏所尚也晉書云載籍務在博聞筆削理宜詳備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轡余所次王士能以下五人其事皆可理推知非妄者然已非醇儒莊士所樂道至其他妖妄之事余固不敢言之也

祇平居士集卷二十七終

大興後學祝堃訂

祇平居士集卷二十八

嘉興 王元啟 惺齋

傳三

宋烈婦傳

宋烈婦父俊卿母沈氏山陰人嫁諸暨宣拱之初沈母多病拱之療之瘞遂妻焉時拱之老矣旋遭癘疾室人交憎之婦獨奉侍惟謹無何拱之死人始見婦婉好謂拱之非耦死輒爲婦幸而婦號慟不欲生觀者異之比葬乞其夫兄名君修者子爲後君修弗肯而陰以婦許一富商爲室商亦慕婦姿厚賂其姑爲主婚行且有日婦聞之大驚度不可脫乃佯喜改裝爲適人狀使其家不疑十一月十三

日夜天大寒風冽姑與夫兄皆熟寢室無人婦密紉其衣履潛出戶攜所用剪尺置鄰媼窗檻轉至屋側下堰塘取巨石鑿冰冰破投入死時年十七鄰媼者故所善嘗見婦剪尺心愛之故臨死以爲贈焉及明夫兄踪覓之得剪尺責媼家匿婦索無獲則疑鄰人之他適者挈以逃諸族人爭唾之曰是何言婦必投水死耳遂共之下堰塘時婦穴冰處已凍合冰厚不可鑿其老者前祝曰婦苟盡節此池盍遂穴冰以出祝未已有聲砢然如雷鳴自池底上冰忽裂屍起僵立色如生夫兄驚走入室尋發病死諸族人乃相與葬婦于何家山之麓婦始生之夕母夢白鬚髯老人來告曰女以是日來亦以是日去及死其月日果合後二

十餘年里人白其事于有司爲建祠以祀且碑其死所名之曰盡節池

王元啟曰余傳宋烈婦取里父老事狀與其他碑記所載補舊傳之闕而削其蕪如此嗚呼婦所耦與古茅苴女子何異乃奉其母命來歸能以少婦事老夫無疾怨之心其至性有過人者及覲夫兄逼嫁而遂繼以死悲夫女子秉志守貞夫何負於人世也婦初僞喜自晦其志蓋已先定至於攜剪尺置隣檻鑿冰以沈何其裕也尤非一時感慨自決者所能及矣婦死數見神怪嘗示夢前學使宋公舟次公詩記其異而湖濱人言祠中夜嘗有火光出入其精爽蓋不亡云

鄭節婦傳

鄭節婦江氏泰寧人宋贊善大夫本之二十七世孫幼端謹事其父母兄雖一立一行不敢有先焉歸同門本醇本醇於諸兄弟中最少爲之兄者五八婦執禮甚恭事兄公如舅人人得其權心中外無間言侍夫疾尤謹夫死遺二子廷鳳廷麟撫教之甚至旣就傳夜歸必篝鐙課讀躬自辟竽以助其勤見諸族親尊長卽諄諄以二子爲囑得一言教督之重於金帛之賜其篤於義方若此初本醇之葬與其兄曰行醇者同兆後兄子改葬其父穴中皆水婦恐謀於其族之諸老人諸老人許以高祖墓旁地遷附焉婦曰若爾婦願出已田供高祖祭于是諸族人皆可乃遷

祔於其高祖之旁閩俗山葬者掘坎以瘞爲墓域而不墳
後有祔則以耒鍤探其疏密土疏者知其下有葬卽止不
復耒而於其旁別鑿堅土以爲穴時耒插所及土疏者廣
不及尺而墓下別有一兆域相連旣葬歸以告婦曰舊穴
廣不及尺疑不足以容棺倘高祖之葬在墓下別域而爲
之後者反踞其上舛孰甚焉必改卜毋令死者長抱疚於
土中於是命其子博求名師卜善地而自本醇遷祔後家
日昌諸族人皆以爲葬得地至舉以相賀婦終以前故疑
之越九年卒改葬之他所婦年十八嫁本醇二十二喪夫
夫死所廷鳳甫三歲廷麟在孕婦年少無壯子可倚獨居
閉戶日抑首事女紅撫二子至於成立乾隆十七年婦薨

居三十有九年矣縣大夫高其節以諸生父老之狀請於
巡撫都御史奏旌其閭且爲勒名於節孝之祠予卽延鳳
廷麟延鳳縣學生

贊曰古史傳所載女子之德雖一節一行之細皆足槩見
其生平以余所論鄭節婦附其夫先壟一位次之案在疑
似之間惄然如不能終日必改葬之乃已豈非所謂一於
禮而不苟者歟卒以高節著重鄉閭而得邀 天子之寵
旌豈偶也哉

王節婦傳

王節婦劉者歷城人贈文林郎瑤之子靈石縣知縣應麟
之女弟年十八歸同縣運學生王士鴻之子允利甫半歲

夫死時夫兄尙未有子劉年少決志殉夫爲絕水漿數日
其舅泣諭之曰若果厲志守貞我雖得長孫亦以後汝汝
死汝夫血食永斬矣劉涕泣受命始復進饘粥後六年夫
兄允升生子嶢士鴻奪後允利命劉子之後二年允升夫
婦相繼死劉撫嶢恩逾已出及長爲娶婦生子作輔乃令
嶢歸後所生而以作輔爲己孫焉劉年十九而寡兄憐其
少艾私甚憂之劉聞大患以兄不知已先是其父瑤於劉
始歸之日死其母復與其夫同日死劉皆不及送其終後
應麟遣人問視且備輿來迎去聲劉曰我父母歿皆不及往
送今非有大故何以歸爲蓋雖其母兄召亦峻卻之雍正
中巡撫岳濬修通志特採輿論爲立傳稱其夫亡後足不

踰閭謂此也自允升死後七年允升弟允亨亦死家益落
劉躬紡績以養舅姑後兄旣出仕劉雖困未嘗一往干焉
兄有饋亦弗受乾隆十六年劉守節三十九年矣 詔許
建坊以旌其閭兄助建坊費劉始笑而受之曰自今庶可
以釋兄之憂矣乎被旌後又二十年年七十七而卒孫作
輔歷城縣學生

贊曰作輔從余遊言劉通書史居常言不能出口惟稱述
往古義烈事爲其先後相勉勗輒津津焉及是手述其行
事乞余爲之傳嗚呼劉於辭受間必獨行其意雖兄有饋
弗苟受其志義皎然雖其質性有異人者亦豈謂非書史
之助乎

先考敦靖先生述

敦靖先生既卒其子不孝孤元啟前攝將樂令甫三月以罪被黜自傷爲吏無狀致先生不獲一日之祿養而竟以旅死又念昔人能減已之齡以益其子而不孝獨不能減已之齡以益其父至欲稍延歲月扶持歸里以遂其首邱之仁亦不可得晨夕號呼冤痛數絕及是逾四月矣大懼遺行之弗彰日久將遂湮沒乃忍死吞聲和淚濡墨泣述其概先生諱昌業字武周姓王氏相傳魏國文正公後建炎之亂從遷而南始家臨安中由海鹽徙今嘉興之蛋浜蛋浜之王其來蓋久其別子有徙淞江之張堰者至今其土人猶稱之爲蛋王云明季之亂譜牒散亡今所知者先

生以上六世中間轉徙平湖者復二世至先生之考顯伯
府君復還於嘉興居新豐鎮去蠶浜三里府君諱承榮娶
蔣氏生先生兄弟二人先生其仲也先生襟度宏曠渾渾
無涯涘而其中條理井然與人處無賢不肖無不愛而敬
之好讀書手不一日釋卷尤能精究其解而資性純粹不
標立崖岸以自異又伏處不顯於時故其嘉言懿行但爲
鄉里之所推崇誦說而當世搢紳先生不孝元啟之所從
遊者見先生一二手書亦知悚慕要未有以大白於當世
然不孝自幼薄遊吳越旣而溯淮江涉汶泗遍歷齊魯燕
趙之郊所至得與其賢士大夫遊求其篤誠守道於古聖
賢人之言灼然知其如五穀之必可療飢而仁心爲質不

復知有物我之間者似未有以及先生者跡其初終古所謂篤行君子先生殆無愧焉先生少從平湖楊先生學楊先生名士從遊甚衆顧獨奇先生每諸生會課先生作常獨稱善旣而再試不利時顯伯府君且老不復能資先生以學而先生亦自有衣食之累遂去爲賈先生不能爲苛細之事其爲賈延客之善賈者使之爲主計先生則手一編終日凝坐而已主計者往往與市人爭豪忽之利先生必令從寬厚恒屈已讓之諸市人旣樂先生和易且多其不競由是方數十里之內持錢貨以有無相通易者爭就歸之先生始離學舍入閭閻非有厚資性復不苛於利而數十年間凡數致千金蓋其盛德有以致之也先生雖已

謝去舉子業弗事然舊時諸同學無不重先生後不孝元
啟亦就傅平湖童髻有名有前輩數公問知爲先生子悚
然曰固宜有是及不孝初應童子試出就寓先生爲講說
書義凡儒生舊說皆慙能誦之時先生不治舉子業已二
十餘年諸同寓莫不歎其精熟先生常時不妄有言說偶
有所發未嘗不切中理要簡而有意往往諸後生羣聚論
文譁然至莫能相下先生至皆欽衽出一語折衷之人人
自以愜於心里少年最桀悍者得先生一語雖盛怒時輒
渙然冰釋語不孝曰先生非一味醇厚其見理明徹一語
卽刺人深處不覺意消蓋其見重如此不孝與同學生讀
書僧寺一生才氣最高不肯下人一日先生過索不孝所

爲文閱之同學生出已文相質先生讀畢摘一語微諷之
同學生瞿然曰吾知謬先生去同學生爽然若失語不孝
曰前輩人深細乃若是先生行坐不去書當食亦置一編
於座右時或舉一著目邪睇口微笑矧然至露齒同食者
以爲訝而先生沈吟往復如有餘味焉禾中三四月時多
舊書蠶者買以糊箔先生曰行遊市中擇其不甚殘缺及
可觀者買之每出必擁書數卷以歸吳興人爲書賈往來
禾中每造先生必爲市書數卷以是書賈至無不造先生
先生手所置書數千卷凡柳子厚蘇子瞻諸人所稱述學
者宜誦之書及考亭夫子所論定先儒程端禮分年日程
之所載明宋潛溪誌曾郎中墓文所陳說者先生網羅收

拾庶幾畧備不孝元啟雖資稟陋劣猶幸得以窺尋其餘
緒不至汨沒於俗學者先生之教也先生厚於仁蓋得諸
天性有非可強學而能者不孝友人自郡中來訪行四十
里所過田夫饁婦羗兒牧豎語及先生皆悚然曰仁人也
其感頌至不容口一老者自言我負公債若干一日公呼
語之曰汝與我往來久汝所負可無用償我卽自取券毀
棄之曰毋令汝曰跼跼於懷也友人歸語所知慨然曰古
時司土者往往徼行閭巷間如先生事隨所至問之卽有
聞豈非人之賢否固難自揜耶高安令沈沛然嘗於廣坐
語人曰人家歲暮時向人取債獨吾王太公乃呼與毀券
棄債聞者悚然嘆異之先生從未與人取債不孝亡兄元

齡輒時時私向人取債先生殊不喜一日不孝元啟檢尋舊卷綜計得六百餘金先生見之悉付諸火曰毋令若輩異時滋事也禾俗以男女質錢書名於券逾期不贖卽呼役爲奴婢先生悉還其券或久卽自焚之未嘗呼役一人丙寅春不孝歸自都門有舊時鬻田者法不宜贖而來求贖又歸吾值不足約贖後於刈獲時歸米先生遽命不孝還其券不孝曰法不宜贖而贖可歸吾值不足奈何先生曰吾生平棄債多矣此人雖迫他用鬻田然先負吾債若干鬻時祇給半值耳今雖歸吾值不足較諸他人負債者吾所得不旣多乎不孝惻然遂還之不責其償禾俗以稻稈爲薪農者取其灰以爲糞有傭春見竈下多棄灰乞取

以歸已而盜先生囤粟入灰囊中及暮卽負去日以爲常
一婢潛覺之傾其灰粟撒滿地先生適自外至傭舂伏地
謝罪先生驚問故婢以實告先生徐語之曰爾無罪婢輩
不惜米穀往往狼籍灰土中爾嬾不爲吹簸耳令舂米
如故雍正辛亥歲飢流莠滿道先生力薄不能施餽粥乃
取舂餘碎米及人家囤窖中近土之米色微黑價稍賤者
和以他雜糧蒸爲餅餌食往來餓者每晨起或礮或蒸紛
然無晷刻之暇家人甚苦之先生卽手自和製與言諸餓
者病狀用勸率之某歲復大疫施藥餌以療遠近之病者
日未出取藥者卽叩門至前者去後者來至終日不得休
其他冬夏施薑茶涼飲以給行道之寒且暍者歲出資命

浮屠氏之徒主之至於煮藥膏給病瘍者夏秋間求者常
塞戶不孝自省事來見先生手製藥膏凡三十餘年未嘗
取豪利以資市藥費也有善方可以治瘡痢者常常製之
不厭其煩先生性寬緩其於邀名逐利之事施施然退處
如怯夫獨於此等事苟可有益於人者輒躬自爲之汲汲
如恐不及雖甚費不靳親戚貧不能給者膳之死不能殮
者爲買棺槨其事不能悉記先生不得位其所存者無以
遍及於人然所施設皆濟人利物之事可以佐在位者之
所不及然猶自以限於力無以大遂其懷蓋不孝年十許
歲時暑夕侍先生及吾母沈太孺人露坐蚊蚋嚼膚先生
曰吾有所願未知何日得自慰太孺人曰何願先生曰吾

欲製絮衣蚊帳各數百給遠近方數十里之貧者太孺人憂其難繼先生曰不然吾於暑月給蚊帳及冬卽令以蚊帳易絮衣明歲暑月又如之衣與帳皆識以圖記令毋入質庫取錢爲他用如此庶可以常今先生已往不孝復屏廢無用於時恐無以繼先生之志然此言不孝親受之於先生見先生中之所存者其厚如此因附著之吾子孫當世世不忘此言庶幾一日得以慰先生之願焉先生惻隱之發自不容遏初不逆人之詐一里民何先生出卽有求嘗於冬月披單衣跪道乞哀先生無所措以自所衣絮衣給之且誠之曰吾憐汝寒凍非資汝飲博費也其人唯唯不敢謝去不數日已歸質庫先生雖甚惡之後有求復不

客也歲己巳里中夜失火失火者在先生所居之西尙遠
且東風勢必不能相及然先生見火光燎天近火者皆驚
竄蹙然如不欲生因歎里中素無禦火之具倉卒遂不可
支欲特創爲之恐費巨不能獨任募諸他人則又非其性
之所樂及明往禱於漢大將軍博陸侯祠求默助得吉卜
乃先自製汲水木桶數十具爲鐵鉤揭諸長竿之首足以
拆旁屋絕火延者復若干具于是出而告於衆衆感其誠
爭出錢以助因命曉事者董其役凡取材於木用以汲水
者爲桶若干具貯水者巨桶又若干具用以潑水爲杓又
若干具取材於鐵爲鉤者若干取材於竹爲長竿者倍之
以其半爲杓柄又製籠燈若干具使汲水者在來提以爲

明其具皆分貯於里之東西曰登雲妙峯兩僧寺中蓋吾里人戶二千餘自百餘年來從未有謀及此者自先生始創爲之今以有備先生生康熙二十二年壬戌六月十有六日未時以乾隆十九年甲戌四月二十五日未時卒於福建將樂之正音書院先卒之七日爲十有八日先生暮食畢語不孝曰我夜來心氣散亂神不守其舍急思歸去不孝婉謝曰舟車諸費今力未足以辦此奈何先生無所言但飭小奴提湯爲洗足至十九日始疾初患脾泄泄止復病喘然自始疾至終未嘗作呻吟痛楚之狀問所苦則曰無雖疾亟時其軫恤侍者備至上燈卽一一遣去令就寢屢遣不已奴婢輩不敢前皆潛處戶外見不孝及婦孫

輩在前猶諄諄命之去婦孫輩攜褥寢牀下獨不孝一人侍側又命之去不孝詭應云房中暗故登上燈戶外尚有餘明此非就寢候也先生以爲欺蹙其額甚不然之不孝恐伏地先生少一安寢旣而迴視不孝仍在側則又曰爾病半月不食柰何夜復不寐乎及明語家人曰爾等昨夜有何事乃至舉室紛然吾性緩吾病吾自知之行且愈毋用驚皇爲也先生仁慈至極畢生無自爲之念視他人疾苦則如在其身雖病憤時猶然足以知其誠心所發也卒之後門下諸生會者百有七人相與考論遺行謂先生寬厚愛人而於生死之際坦懷順化怡然如無有其事可謂和樂而令終者私以敦靖謚先生時不孝名在罪籍先生

崎嶇閭嶠白首相依不孝有隱痛焉和樂令終之號不孝
慟不欲承廖其父曰處憂患而不失和樂之度茲乃所以
爲令也衆曰然遂用之於是文士蕭鳳威撰謚議華州牧
黃鶚爲之題其旌而凡邑之紳士耆老哀挽弔祭者悉稱
之爲敦靖先生娶沈氏卽吾母沈太孺人子男四長賢齡
殤次元齡元啟元龍元齡元龍皆前死女一嫁吳邦俊孫
男三尙兢尙珏尙繩女一先生事顯伯府君至懼府君時
時攜不孝元啟過諸親戚家或里中諸老人相遇輒自誇
說其有子臨終猶語諸族親視病者謂先生能順吾意自
以爲無憾先生於市肆纖碎之事雖一委諸客然至出入
數十百金必躬親之常往來平湖嘉興間歸必以夜雖夜

必詣府君所問安否一夕天寒風甚厲舟至夜半始歸府君猶未寐先生曰夜半矣得毋以寒故不能安寢乎府君曰吾聞戶外風颯颯汝舟夜半未歸吾方魂遶西塘煙樹間烏能安枕耶西塘者所居地名舟所經也先生聞言跼踖惶灼無所容甚自責曰柰何以謀食之故重貽老親憂其後財貨出入悉委諸客使不孝亡兄元齡佐之家遂落雖落能怡然安之無戚戚之容吾母嘗從容勸先生往收債於鄉先生卽起去默坐一室終日不自怡諸子婦交進開解之乃曰債第有自還寧可取耶且吾畢生不爲人取債蓋先生閑靖寡營出於其性如此先生性不近利尤惡人言利歲辛酉不孝爲吾母沈太孺人壽念太孺人憐不

孝貧困時時以不能治生爲憂退而以其爲諸生及客投
所得者佐以典貸之資託人爲廢著之事先先生聞之大怒
責不孝曰爾爲儒者當不復知人世有餓死之足患而後
可與古聖賢人相質對今爾父母尙不至有凍餒之憂學
官給廩米生徒供脩脯亦差可以自膳何至營心於謀利
蓋先生迫於仰事之無資不得已以廢著鬻財致吾祖洗
腆之養而能潛心六籍卓然以古聖賢人爲師其行已未
嘗有愧於道不孝躬被儒服不能以顏氏之精且貞者爲
養而顧馳慕於猗頓之孝殊不可以爲先生子故先生痛
斥之其後不孝卒受欺於所託之人先生屢舉爲戒焉昔
唐李文公爲復性書及幽懷賦自言終日志於道德而所

憂者在行道之猶非宋歐陽文忠公亦自言進退之際不
隨衆爲喜懼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不孝讀宋儒先
生義利之辨頗有警於其心然未免爲顧養之說所惑自
先生有餓死不足憂之教而不孝謀道之志乃益堅蓋先
生之所望於不孝遠而曲成其志者爲甚至非如世俗之
望其子專以有待於外爲榮也先生惻怛之性與生而俱
幼時楊先生授以李華弔古戰場文先生讀之悲甚嗚咽
流涕失聲楊先生不得已爲更授他文自幼至老足不履
螻蟻小奴輩暑月拍蒼蠅爲戲先生呵禁之必爲反覆其
所以使好生之心油然而自動家所宰割之牲不食雖供
賓祭亦不食不孝曰此非無故而殺也先生曰吾已見其

生矣卒之前二日不孝問所訓曰母殺生請益良久曰無
矣不一語及他但擇僕之醇謹者一人語之曰扶我歸里
僕曰疾革不可動姑俟愈先生頷之先生奉祀尤竭誠顯
伯府君諱日必躬自入市買魚肉酒果不假手於奴僕臨
祭嗚咽號慟執事者皆墮淚雖其他時祭亦然執爵而跪
惻愴流涕至伏地不能起今年寒食寓將樂之學宮設羹
果悲不能自止至於慟卒事退坐一室猶啜泣謂不孝曰
古以祭爲吉禮必作樂吾每祭輒涕何也先生一生無疾
遽之言色自不孝初識字時卽舉古人有器量者相勗以
卞急爲戒從不罵詈人奴婢輩屢訓不悛或至重有違拂
則攢眉側首不忍平面視以手指擊案而曰噫此爲先生

盛怒時矣好施予不樂取於人子婦有所獻欣然受之必曰何用爾許與不孝書牘語所以教戒之者皆粹然儒者之言不孝頑鈍無知舊時先生所與書皆失之自乙丑以來始手爲比次謹藏之辛未六月過天津舟覆奪諸河伯之宮僅得十數紙今錄爲王氏家訓一編先生所爲書能曲盡事理而語不煩卽以文論亦非今世之文也先生精於鑑讀書能強記思尤精里中人有好書者一日語先生云書乃有不可解者不知前人禍黎東何意先生曰世安有不可解之書其人卽舉一編示先生曰請試解之先生讀之字字有韻蓋反切之學小學家所謂字母者也先生往復數過遂通其解歸而精究之於所傳等韻通攝諸法

無所不通推之皇極經世書所論水火土石凡其列而爲圖者於無字處皆有以得其音遂以授不孝故不孝八九歲時卽知聲音反切之學不孝讀尚書堯典之傳及周易河圖大衍之數始學算法算法自三三以至九九皆平布爲圖方隅交易縱橫積算得數皆均然自五六以後積數愈多交易之法益變化難測不孝初得之甚以爲異先生見九九圖凝視少頃卽掩卷手繪一圖以示取原本覆按之無一字違錯其精如此先生論古律呂以俗樂通之謂五音之宮卽今俗樂之上其徵卽俗樂之六也宮徵皆有變音故今樂上之下有一六之下有凡其聲亦變蓋皆出於自然之節其於俗曲皆無藉樂人歌唱得舊譜審其音

調高下以朱筆識樂句於旁隨口謳咏皆合於律俗今大
合樂亦用鼓其鼓節如古投壺射禮所載魯鼓薛鼓之圖
考擊者不能兼誦曲詞第強記其次第和諸衆樂之中或
一擊失次卽終曲皆凌錯不能相入先生口誦曲目視鼓
節而戲以手指擊案宛轉赴之皆曲中雖工樂者無能如
凡不孝於聲韻算法律呂之學無所師承悉受之於先生
先生讀書多會悟能與古人之神理相遇而不滯於其迹
故其所得多有非經生所能及者後生輩捧一編矻矻然
燥心焦吻終日無所得先生流眄一覽輒了大義其素所
研究者精而會悟者遠也凡律呂聲韻之學不足以重先
生然可以見其審物之精而窺想其讀書用意之法故縷

述焉先生讀書第凝目沈玩未嘗朗誦然遇難讀書或長篇大章必反覆精誦之常至奏廁不輟其於書審句讀尤嚴於音訓諸孫輩一字偶訛必呼正之晚歲尤好誦楚詞每昏暮鐙未至輒閉目誦離騷經或張平子思立賦一過無一語踰礙自以爲喜先生之勤學雖後生應科舉者有不及也先生訓不孝從不一語及世俗榮利專以古聖賢相期勉不孝年十六歲受知於學使者交河王公時合郡之士會者千餘人公獨進不孝與語授之以周易解義洪範論握奇經註及宋儒周程張子之書凡十數冊勗之以古聖賢有用之學且爲口講論語中庸之書至日午不倦先生不以不孝之遇知於公爲榮而獨以公之訓勉以聖

賢之學爲特厚歲乙卯吳邦俊初來爲壻時將赴鄉舉頗以努力進取相勉勗先生曰讀書豈以獲取科第爲能要在不愧爲儒者之目雖見擯於有司而其足重者自在乃爲賢耳一友初見先生退而歎其淵博不孝語之曰先生之不可及在立心制行能不愧於聖賢非徒以其學之博吳邦俊曰謂讀書不必取科第此非聖賢人不能說也及不孝攝令將樂被廢後幽居南劍一日邑中父老數十人爭持錢米薪炭衣服匍匐二百餘里來饋至則羅拜於庭嗷然而哭且歡迎致邑中得晨夕饋橐饘焉時先生僑處會城不孝書述其事以慰先生其畧云男幼承庭訓讀書敦行頗知慕尙前賢今者出身爲吏不敢望宓子賤仲子

路之遺風而兩漢循吏之蹟亦竊有志焉昨爲將樂所恨
蒞任日淺未有厚澤及民然男一點赤誠遂能使小民感
仰如此則男自問不負所學猶可以見吾大人雖罷官削
職亦復甘之矣硯田猶在授徒亦可給饔飧菽水承歡何
遽不若三牲之養想大人亦復飫此如飴也先生閱之意
欣然有來唁者卽舉示之傳至某官所亦嘆異之旣而諸
父老遠赴會城顧諸大憲拜先生於旅邸爭以茶菴米炭
爲饋先生甚喜愈於祿養之榮先生雖處屯難之中以暮
年孤羈異地未嘗一日有戚容也昔人爲兩漢風俗最爲
近古而馬遷爲史記所稱篤行君子如萬石建陵以下皆
著爲列傳然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譴君子識之其他雖以

醇謹見稱然亦未有他長先生持躬接物一本至誠而復
委已於學讀書至老不疲則萬石君建陵張叔又有不及
者至於胸次灑然不復知人世所欣感者何事沈默寡言
非法不道久與之居乃知其非今世人也不孝質愚材下
無以推衍先生之餘緒以淑已而澤人又不能整齊其遺
事勒爲一書發揚先生之潛德以垂示於無窮徒隨事記
憶掇拾書之舉一漏十得小遺大詮敘乖宜語言無次殊
不足邀大君子之收採然其詞核其事皆可考信不誣其
非耳目所聞見者尙當訪諸宗老及臧獲之久事先生者
別爲續錄以繫其後茲亦不敢意爲造作伏祈當世立言
君子鑒其矜慎之衷擇取一二事稍爲論次錫之誌傳不

特爲墓石之光家乘之榮所以教訓其遺胤子若孫使不忘先世忠厚之貽其爲賜尤甚大

祇平居士集卷二十八終

嘉興後學錢楷訂

祇平居士集卷二十九

嘉興 王元啟 惺齋

贊

楊叟像贊

福山民楊又廷以其父楊叟之像乞余爲之贊余謂叟以
貨殖起家其所爲節贏縮權取予爭時鬪智之方旣非余
所能知至其所殖之業較之史所稱大者傾郡中者傾縣
歲息所入擬於千戶之侯者叟亦未有以及之而余又何
以能張而大之也哉雖然昔劉裕以天下遺其子孫子孫
或鄙之爲田舍翁至如周之先穴居沮漆之間其規模蓋
甚隘且陋而後之溯王業者必推之祖宗之功德何常在

其後人之念與不念耳叟事微淺不足書願其子之克念
前人不怠創造之艱思爲歌道遺事以訓示其子孫此則
孔子刪詩之所不廢也因爲贊曰

棄耒而賈川浮陸走

叶祖

歲無寧處掇其贏餘歸買田廬

惟後之腴嗚呼惟後之腴惟前之劬戒爾子孫無逸而娛

蕭大山像贊

君諱某字大山姓蕭氏生國初順康之間時閩中數有
兵役賦調日繁有田業者有朝不謀夕之恐而君父達齋
先生性高簡日閉門挾冊自娛不一語問家人生產又其
世父無後以君仲子爲其嗣孫家務亦委之君君鮮兄弟
甘旨之具獨力營治又撫長其弱妹二人而遣嫁之外則

兼應兩戶之賦役支撐拮据終歲無寧居年四十九竟以
憂勞成疾卒蕭氏自君以上十四世世爲諸生而君季子
曰賢進爲諸生尤有名然未有子嗣大懼先緒之弗克承
語及輒爲流涕而君又嘗受營卒之辱爲武官所搆害幾
危其身賢進有痛心焉及是出君遺像乞余爲之贊余每
以君畢生畏慎晚邁無妄之禍其事有足動余之深慨者
乃爲贊曰

噫嗟蕭君孝友祇飭夜讀古人書旦晝課農力耕以給食
有卒肆狂暴越籬躡圃刈我蔬菽君往值之悍不可制反
遭斥辱鬻序沸然曰何敢爾走告厥帥厥帥揜耳告者憤
不平羣譁於市有司上其事厥帥和之臺省交檄問孰主

尸轟者各散君獨罹其毒事久獲明厥家則覆噫嗟乎人生處世良獨難君之孝友人所傳孜孜營甘旨辛苦歷百艱平居閉戶趾不敢寸錯乃與禍連倚伏之數孰詰其端我作此贊洩君幽憤事有感於余心不覺涕之潛隕老曰守雌易云無首君則守雌而或乃爲之首以是罹於咎吾不知避禍之方而致福之道也憤好之情吾安胥天下人而盡塞其實

陳鼎若像贊

陳氏世讀書君獨去而爲賈用孝養厥父母佐諸昆弟衣食之需諸昆弟皆賴焉其卒也安溪陳上策誌其墓復爲手寫其遺容於是君之子士林請余爲之贊士林與其子

進賢先後從余遊余不可以辭爲之贊曰

舍詩書之業牽車遠賈人望之者以爲此貨殖之雄及其
歲時歸省躬具食飲兄弟歡然洗洪致慶則又雍雍乎有
孝弟之風今君往矣其治產積居之術吾誠不知其何如
而其子若孫恂恂愿謹猶翕然爲鄉里所宗而後知孝弟
之貽君之庇賴其後者爲無窮然則君之業其卒在此也
耶彼徒以貨利遺其子孫者視君之業又孰約而孰豐

觀察印淞汀像贊

并序

韓子原道篇謂道德必合仁義言之自孟子後無人敢作
此語而後儒學孟子者反譏之其答侯生書以反身而誠
釋聖人踐形之義自周子通書未出以前無人能作此語

而後儒學周子者又往往於韓子多微辭竊謂善學孟周者無如伊川程子伊川於漢後諸儒皆不滿獨不敢苟疵韓子謂韓子晚年文字非可易視蓋其所契者深矣余幼讀韓文見後儒妄肆譏評心竊非之研求五十餘年始知韓子之學上承孟子下開周子者如是嘗竊著讀韓記疑一書藏諸篋衍未嘗敢以示人乙巳夏旅迹四明得同年印淞汀觀察手評韓文考異之作其覈正前人之謬往往與鄙見相符因爲竊取數條用補拙著記疑之所未及會其子以君讀書小像屬題乃爲贊曰

說始論學

六經中論學之語自說命始

首先遜志孟沒千年韓實繼起

昧儒罔覺率口肆詆韓註論語不敢過求君師其意涵泳

優游吐棄滓粕咀彼膏油吾題君像不及其他一編永日
偃仰嘯歌表君遜志用詔學者

者字从吳
才老讀

題明上人所畫先世諸影贊

將樂南郭外一里許有寺曰崇業其來蓋久至國初兵
燹之後幾廢而復興者德宗和上之力故其後遂以德宗
爲重興崇業寺之初祖德宗之後分四派曰最乘者于世
次第二于派第三今寺僧稱爲三房初派之祖繼其派者
爲宜如宜如傳華舒華舒傳勝友勝友主證果院方丈禪
者宗之其徒曰兼明王氏子父名允輝允輝惟一子捨而
爲僧後遂絕兼明不忍其乏祀以餒也乃繪先世諸祖之
容自德宗至勝友凡五世共爲一圖而附允輝于其末與

其師比肩而坐歲時薦饗得以耐食焉余嘉其意而爲之贊贊曰

物生一本墨者二之非惟二之忍且背之嗣彼他人割此愛慈宗祀旣殄厥鬼餒而明師念此有涕漣如謂師成我生我誰歟惟父與師事之如一生雖異閭歿祭同室乃繪祖像圓頂方袍一叟皤然爰厠其僚昔唐法現廬墓哀矜現開元時僧李明璇歸省奉母同居璇成化間僧事見法通之爲其碑銘明璇歸省奉母同居璇成化間僧事見法通之爲其碑銘報應身非從天隕豈曰浮屠遂忘其本猗歟明師其性克篤求後忘親視此有惡吾文匪誕師吾子與墨者厚葬特著于書懿惟是圖吾師所與用昭錫類告爾禪侶

引

爲徐孝子徵詩引

將樂蕭鳳威又騫最爲能文之士其二子皆從予遊予因
二子得交於又騫嘗銘其同邑徐慎之之墓而慎之者徐
孝子之子也余故因又騫得知有徐孝子孝子諱曰森字
自嚴事其親能曲體於無形康熙十三年耿精忠爲亂其
黨搜括民財孝子父亦在名籍中當出錢時孝子奉父避
亂山中知其事晨起卽匍匐入城焦勞丐貸以充其費晚
又歸侍其父往返日百里凡月餘事始解父終不自知孝
子常服賈以養親得贏利買置田宅券必署父名及諸弟
求分異均授之父以田宅皆孝子自置意憐之孝子持券
前曰父業也兒何敢獨私父益喜曰兒能孝事我至矣一

日願孝子言曰願汝壽如我汝之子如汝後孝子適如其父之年年八十一而終子慎之亦以能孝聞邑中初孝子喪其父孺子哭喪母又如之遂喪其明歲時祭墓則使人扶以往終其身哭泣如初喪爲賈時嘗於旅次夢其父二目流血急馳歸父果病如夢狀其誠孝能感通於夢寐之間事尤恠異及是孝子之孫世善以孝子旣得受旌於朝非求能詩者爲歌咏以表揚之無以稱 朝廷崇獎之意乃具狀來乞余言爲導引讀其狀又騫語皆是昔李華爲二孝贊以爲士有感一言一願猶或與之死生嘉一草一木猶或爲之歌咏而況百行之宗終天之感乎孝子終天之感與華所述侯知道程俱羅事畧同至其先意承志

則有侯程二子所未及也使華得覩其事其所以歌咏而表揚之者當何如而負華之才者其不吝濡毫瀉墨以自發其金石之音者更可知矣因稍爲敘次先以一言冀歌咏者採擇焉

爲僧祖真募製戒衣引

余昔過馬嶺普敬寺觀壁間有見菴師訓飭禪子之語皆切實深至與俗師妄肆叫呼者不同心知其爲高行之僧而未暇問其出處今年冬余復來將樂有祖真者來謁則見菴之徒也蓋見菴順世已久見菴主鼓山講席爲其第六代祖師馬嶺普敬寺卽其所開別院見菴旣沒祖真以俗姓之姪承其嗣初不甚識字今忽能爲偈頌率信心矢

口不假思維士人頗以爲異會將往鼓山受戒募製衣具
因乞余言爲倡導昔人謂雲棲之弱子猶愈於魔外之狂
兒觀祖真之貌粥粥若無能者其仔肩負荷於佛氏之所
謂大事因緣者吾誠不知其何如然其舉止樸拙言語篤
摯不媿爲見庵之徒視夫魔外猖披病同狂易者其爲賢
否則有分矣夫服其業則思守其教昌黎酷排釋氏而其
所取者圍棋六博狂歌豪飲之徒乃更爲其教者所不齒
宜不免爲蘇氏明允所譏也歸震川曰竺乾之道世不顯
亦不滅綿綿延延而常教人以爲善余謂今世既不廢竺
乾之道則如祖真者固所稱克守其教者也願諸君慨然
布施相與助成其志於以衍見庵之派於不替而使之教

人以爲善當亦明允之所許也遂書之以爲祖真募修衣之引

疏

虎頭巖募緣疏

虎頭巖之有鐘鼓像設始周顯德之世宋熙寧間巖廢而邑有盜賊之警遂以爲合邑之利害關焉事平之後請於有司重爲增葺而龜山楊氏寔爲之記比者歲久不修加以洪水蕩汨垣頽柱歛塑像剝落佳僧法證慨然欲新之擠撫旬乞厯二年餘僅得完其故宇而像之剝落者搏埴之工金碧之飾需用甚繁力未有以及之于是將募諸異縣之好義者而乞余一言爲導引余謂以是巖爲合邑利

害所關能致禍福於百里之民者妄也龜山先生已辨之矣至如層軒疊徑足資憑眺之娛者亦似不足以糜土石煩工作耗緡錙也雖然人之有所慕愛於是人者雖其履舄所經一邱一壑訪求遺跡猶將摩挲拂拭想見其一時俯仰之懷而如接其咳唾之餘芬況乎形諸簡牘垂爲記載之文者尤其心精所往復焉者乎斯巖之已廢而復興也龜山先生寔記之龜山教澤被天下凡遐方異壤之士誦其文者恍然置身于雲煙杳靄之間而得盡攬夫井邑之繁溪山之秀方且以不得造觀爲恨願生其鄉者一任夫層軒疊徑蕪沒于幽崖塞磴之中廢不加修修之而復不潰於成乎余謂是役也吾黨之士皆當勉力以飲其

非徒佛氏之說求福田利益云云也因書以畀僧使之持以告人其或有以不急謝者爲語之曰以閩爲海濱鄒魯則沂水舞雩固亦其後人所宜增葺者也

祭文

祭汪薪翹文

嗚呼唯生於予相從七年晨雨昏燈靡間暑寒一語刻意執守莫遷評講餘談亦錄究研知我之至孰與姬倫叶典籍紛煩疑義山積予性滯愚沈幽穴窄手斬榛荆別開涂陌往哲成言間或牴牾刺其肯綮排骨剜膚他人聞之揜耳恠趨生獨听然心葩燦荂如蟻引絲穿彼曲珠偪仄旣窮廓焉太虛胸目交曠陰霾四驅我或爲文抉精剔魂句

字磨校以刮垢痕一語外意棄若穢塵塗抹窮年楮不片
存生輒珍收索之敗簾熨貼綴補咀膏丐馥窠陶一編拙稿

名

繫生手錄遺墨猶新劇我心目顧惟迂拙動與世違格

格方輪曷資四馳矧伊神駿曷假駑駘我思其厚實窮忖
惟短檠燄消紙窗漏月皎皎生心湛然未沫陡念生平胃
肝交劓鬱淚填眶有迸莫遏嗚呼哀哉唯生早歲酷丁母
艱熒熒苦出不輟槩鉛蓄銳登場飛鳴再先潛光久晦一
日以宣邦伯郡侯交驚互咄拭目雲衢揮鞭縱越豈意與
璠櫟埋荒塚卞獻雖殷卒遭荆荆一矜未青幽堂永閉入
嗚呼哀哉亦惟往歲文堂彙課俊髦紛烝銜枚勇賈叶余
忝無能譬于司射叶日純曰奇執算視塚第生於甲名宿

俱傾嘖嘖陶翁

清聽

撫卷歎矜門士爭傳聲沸序翼徵君汪

洋

萬育

物望攸萃品藻時英南荆朔冀邑里如生獨云遠器

厥甥朱耽

冲之

予總角交傲睨羣輩高自榜標秋濤吼浙邇

近吳嶠把琰歡呼慶獲驂駒歸來誇獎遍告同袍退讓肫

肫尤遠佻達寵婢茶童亦凜呵揆僉曰寬仁壽宜大耄如

何不祥未壯天折圓蒼低迷亦乖予奪季夏之杪余以試

歸念生搖搖風旌颭飛促櫂沿婁心禱夢祈入門失訝慟

絕素嶂一月之別終古永違嗚呼痛哉客歲之冬告余簡

夢矛戟騰凌闔喧宅巷

叶

索人何廋其勢洶洶跳奔就予

言詞諛諂予云夢幻夫奚足憑纂文闕語心悸而怔宜且

少安毋已躁營豈謂斯兆竟成咎徵升屋空號魂兮上征

鳴呼哀哉念生夢寐尙不棄余余懷結惜曷云能舒嗚呼
痛哉華美芬芳余文素拙淡澁數言生喜到骨勉吐此辭
以侑醪醴靈如有知庶其歆只嗚呼哀哉

祭胡偶韓中丞文

嗚呼自公云亡知我誰歟卅載之交一朝長隔攀號莫及
痛徹心肝嗚呼哀哉昨歲之春過我潞浹我往視公濟南
逆旅公爲我言自今歸老闔戶待盡所居窮僻軒車不通
我不能出子又難來一席之談恐成永訣豈謂斯言遂成
凶兆嗚呼痛哉公之治行所在有紀知我之深非言能述
哀退之後心神稍平冀纂遺聞編垂來裔於以答公庶幾
無愧

爲曹郡僚吏公祭張大司馬文

仰崧高之維嶽毓靈粹而生公幼胚胎乎前訓唯道義之
磨礪掇巍科而入仕蔚令譽之日崇持會計于戶曹掄俊
髦于南宮旣別歷夫外服疊秉憲於兩江遂進涉夫銀臺
旋擢丞於大農督倉儲之百萬謹出納於如墉荷 恩眷
之日渥庸以殿夫南邦總中樞之機務視充豫之河工談
長塗之方騁悲大限之俄窮嗚呼哀哉唯公秉敦龐之厚
德裕經濟之宏猷其持已也亦溫而亦厲其敷政也不競
而不絀推赤誠以相示若皎日之懸秋藹歡容之接下襲
春氣之和柔集衆思而廣益不徧徇乎羣謀秉權衡以酌
理侶大中以爲儔蹈危疑而不慄履夷坦而常憂尤勤勤

於學古日史傳爲羅蒐謂制行之無頗宜效法夫前修雖
下吏其何識亦獎誘之綢繆耿遺言之在耳痛厚德之罔
酬其舉觴而一奠紛涕泗以交流冀靈魂之來格辭以侑
乎醪羞

代某祭秦太僕文

惟公早歲有聲黌序一舉于鄉凌空奮羽始令錢江吏畏
民愉陟丞擢守海綰銀符功緒卓殊大僚咸薦遂秉憲節
分司畿甸提刑中州綱紀由肅貳卿罔寺克正羣僕雖年
且老矍鑠猶壯騎從南巡右服左轡天子嘉之恩
眷日篤力以疾辭得返初服公倫五人皆非同出公奉寡
母以身爲帥衣食諸需公爲之供盡室歡然靡間初終施

及三黨恩覃戚疏俸入彌厚廩庫常虛謂公厚德宜享百
齡未耄而徂聞訃心驚公有四子仕學俱才仲實吾僚出
入常偕昔歲樵川錫之婚媾旣遷臺陽聲華益茂不次之
擢指日以祈胡羅斯酷號踊而歸某以官守不獲奔弔設
奠陳辭希公一酹

代書院諸生公祭劉太翁文

惟醇懿之厚德靡蘊蓄而弗施鬱柯條之峻茂由根本之
培滋矧膏澤之沾濡物咸被其休美譬酌飲於河江知崑
岷之發始翁積學而厲行負碩望於鄉閭專一經而教子
森玉樹其連株仲超驤乎王路早奮跡於科名綰銅符
與墨綬膺簡命而南征始攝令于邵武飾吏治以經術

茸廟學以重新煥桷楹之丹漆選英材而造士聿俊髦之
蒸蒸手鉛管而較藝澈朗鑑于壺冰荷獎誘之不倦士趨
然而爭奮胡翁壽之不遐俾餘澤之終靳驚凶問之俄承
沸哀聲於鬢序悲卧轍之難留心結悁而誰紓紛疎錢以
薦俎陳嘉饗于堂筵冀明靈之來格詞以寫乎幽悃

代邵武府同官公祭劉封君文

嗚呼士少勤其業以干祿仕常苦不能一試及既獲其所
求而生我者不能久待則雖累牒列鼎反不如藜藿之養
猶得逮親之存而強申一日之歡蓋教其子者以得見其
子之成爲幸而事親者尤以得逮于祿養爲隆能及此者
厥惟艱哉惟翁孝友之德洽於閨門而敦厚質直之行尤

爲閭黨之所矜式其所以遺其子者非簞金是侈而一經講授獨孜孜焉蘊裘之維力 上之三十一年大選鄉貢之士擇其秀者咸畀牧民之任翁子裒然應選捧檄而南得試令于樵溪而翁亦遂御輕軒而來卽賢令之政足以宜民旣羣奉以父母之稱而翁臨其上實足爲一邑之大父而無慚色孰謂翁竟厭世而遐逝乎豈天之不惠斯民而奪我賢侯之亟嗚呼翁旣克見其子之成子復得逮其親之養人世遂意之事無如此者而復不能久駐以延其享此爲子者所以號隕崩摧而仕與學者所共悽傷而感泣豈獨某等同官一方悲聚散之靡常嘿爲之臨觴而心惻也

祭李觀察文

維壬辰之秋九余始客乎潞陽謬虛名之忝竊來省會之冠裳公獨遠矜百里末一覩其休光洎改宰乎首邑列賓位之末行時相聚以談心仰德度之汪洋遂往還之靡間忽六易乎星霜向時朝夕之友至莫通乎尺素公之愛我情歷久而彌長自專州以領郡俄憲府之翺翔得專制乎一道總四郡之紀綱位彌高而心下德愈闇而名彰霸和風之所被牧黎庶以咸康尤心殷于下士時借譽而揄揚雖葑菲之凡材等蘭茝而齊芳惟東萊之古郡伊通德之舊鄉愧弱息之無知踞講坐而橫經公獨美其有文兼植品之端方雖褒稱之過實竊愧慄而難當顧好善之有誠

局寤寐其能忘何人生之難期悲聚散之靡常甫睽離於
旬日竟永隔乎幽明感知心之難得恍不知涕淚之盈眶
矢哀誠於楚些庶以侑此牢觴

代諸屬吏公祭李觀察文

唯公早歲奮迹甲科兩宰劇縣去姚除苛仁風所扇耄稚
遨歌陟守名州聲華益著羽檄紛馳指揮彌裕芻糗糧
不索咸具矢櫓戈戢爰叙賢勞邇臣入告 帝用嘉褒昂
首天衢奮羽以翺遂綰郡符車朱兩幡其償未塞進佐雄
藩參政之職助我旬宣公求民瘼不殊爲縣僚吏之率匪
董伊勸人飲其和鼓舞靡倦內奉慈聞孝思肫篤事罔或
專出入必告前母之黨恩施九渥惟先大夫位崇牧伯學

紹程邵品端圭璧公實繼之克踵前迹渾然純璞莫測隅
廉公輔之器朝野均瞻如燎方揚胡遽而燬某等夙奉儀
型默欽道義冀永瞻依云胡益逝捧此奠觴同聲隕涕

祭陳順昌文

嗚呼士苦身勤業以取名聲弋科第常患于不得其位得
其位可以有所施爲矣又患不能久於其職使得專一精
思講求治具以自竭其所欲試然或久淹卑服無復奮庸
之望則終不免勞筋苦骨摧折精神以爲人之所役使惟
君奮跡申科出膺民社兩更劇縣一紀于茲而又有列剡
之薦獲邀旌擢之榮士人遂志如君有幾而獨不能少延
厥齒以大其敷施而遽云長逝此縉紳大夫與夫交朋故

舊莫不共爲悲傷而隕涕也唯君爲縣百廢具舉旣創爲
穹殿重門以爲歲時祝釐讀法之所以補舊制之缺遺而
又爲之新廟學廣書院厚廩餼以加惠於青衿之子歲之
首春余承觀察楊公之命自樵川移講華陽會覲罷南
還重臨治所相與考道談經于此覩諸生之喁喁莫不趨
然有思奮之心益知君培養作新之有自而余以寮案之
舊締賓主之歡亦竊欲竭此愚忱仰佐作人之化理不謂
相聚未及半載遽成終古之違悲多士之失依悼良會之
不再不禁臨觴而一慟者又豈徒榮萎得喪之感足以愴
余心而不置也哉

祭許履亭封君文

惟許氏海昌望族自黃門以後簪纓累世無間於服屬之
邇遐君幼遭艱厄獨能勤苦自力得以再殖其家尤踴心
訓其諸子以學諸子皆蜚聲黌序行將奮跡乎甲科人謂
君宜享其勤子之報而許氏詩書之澤延於後者靡涯也
孰謂年甫逾耆意氣甚偉一昔而終遽興哀於逝波承訃
驚號又曷禁涕泗之滂沱顧弱息之無知謬東牀之高選
君復期以遠大沐嘉訓之匪淺雖非千里之足敢不策駑
駘使奮勉冀成立之有時庶無負此恩眎何人生之難期
致茲願之乖舛酌清醑以致奠愧牢牲之非腆託芻些以
陳辭詎哀誠之克展

祭廖光乘文

嗚呼余自罷官以後衆小民愛戴自信合邑同聲君大戶
非有沾恩被澤之私顧獨於余有知心之語知其所存者
實有以異於人人及余遭先府君之喪君首先匍匐臨視
賻贈之腆禮意之勤俱視衆而有加蓋有莫知其所以然
者嗚呼人之相知固有在於形骸意氣之外者余則以是
而知君而君之知余獨在其先此余之所耿耿於中而不
能忘也君卒之日余遠寓延平不獲致撫棺之慟徒思撫
君遺事作爲銘詩埋諸墓中以垂示後人庶以仰酬知己
今茲以事至縣薄具牢醴用展哀誠君諸孫皆能自立方
與余篤脩世好而嗣孫秉明讀書學進士之業余尙能教
誨之死者有知其亦可以快然而無憾矣乎

祭金殿遺文

惟君與余誼聯桑梓而遠近不同地同官閩疆而先後復不同歲幸旅跡之偶淹遼君佐治之所庶良會之可恒快交情于始締乃余旣失國而託於諸侯君復辭病請老而慨焉爲菟裘之計正離別之慘懷何凶問之隨至嗚呼君旣辭官歸老而不獲遂其首邱之仁知君者蓋莫不爲之悲啼而歔歔而卒于甘棠遺愛之區不特子婦咸侍旣含殮之悉盡其誠而奔走趨承復有邑之士庶爲之襄事斯固存順而沒寧夫奚不可等故鄉於一視惟是相聚未及一時而忽焉分手遂爲終古之違此予所以不禁持觴而隕涕也

祭陸母陳太夫人文

嗚呼太君之賢上關 帝慮當嚮用之初以母疾而求遂其私 帝加軫惻曲賜允徒謂南北風氣異宜歸返故園膳羞服御一切順適其意庶幾宿恙可以早痊蓋 聖恩若是之隆且厚也甫及三朞遽爾長逝凡屬友戚誰能不恫元啟辱交方伯實以道義相切磋考評經訓獲益宏多塊守倚廬阻我良覲攀號永慕傷如之何茲以十年師友之舊往來門下夙仰徽音屬有末疾不能效古人匍匐奔救之義敬陳薄奠詎罄哀誠

爲邵武僚吏公祭顏方伯母何太夫人文

婦德之脩式矜里黨於赫賢母乃動 帝獎昔我方伯督

儲山左秉臬西川 恩綸始播時太夫人就養官署願瞻
羸老莫決去住改近便養例得陳情母曰其然曷勵忠貞
違公徇私非予之教從汝西征毋嗟遠道 陛辭之任
溫問及之遂以實對 帝用嗟咨屈情伸義百爾所難有
子克忠繫母之賢改調江西轉加軫側 君義臣恭一時
誰匹乃陞方伯二載于閩內奉慈訓恩洽海濱復遷江西
甘棠舊地板輿初臨歡聲四萃其歡伊何祝齡千億凶問
俄承誰不心盡惟太夫人性行淑恭相我通奉事協於中
子有嫡庶撫視惟一或仕或學戒勉常切三黨諸戚惠施
必均下及童婢咸沐深仁往在德州拯民於溺舉幡爲謝
士女填溢況我僚屬方伯舊吏服訓蒙恩敢忘所自敬述

懿行匪彰母儀公忠之誼百爾堪師唯是守官不能奔赴
千里馳蹕侑此清酌

代某祭張朝議暨配王恭人文

唯君早歲遊庠晚文選貢獲展其才不嫌官冗初掌半盆
醯丁戴德繼遷筦庫摘姦發隱誅彼狡頑雪茲枉抑雖在
大僚倚以不惑執掌廿年俯仰事育維翰方長歛翮以伏
南皮之縣林泉之莊樂我鄉土謝彼華榮仲子守曹聿求
就養予季繼騫作令於絳君年逾髦矍鑠猶壯偕壽而康
實維其伉宜享百齡胡奪之速先後六旬兩丁其酷惟太
守君往倅濟州余時作牧式好無尤政賴相咨疑有與剖
助我實多若臂與肘惟此曹郡亦予舊理召父誰歟得此

杜母扶柩而奔奪我良友銜哀薦辭有此食酒

祭王恭人文

嗚呼婦人之職曰主中饋饌殺核於賓筵肅清繁於廟祀
苟潔脩而罔憊亦無慚于坤懿若夫極家計之紛繁萃食
指以千計因窮收藏錢物注記撫馭維艱咸資綜理而又
家承世祿族多華仕外治誰歎驅馳王事既堂室之交司
復公私之逼萃非其才足以勝煩劇識足以持大體內助而
兼良友之益母訓而備嚴師之楷其何以襄事無愆相夫
子而啟後嗣也耶惟恭人之歸憲副公也事無巨細悉任
其勞公亦資其相助委家政以咸操逕征車而南北若並
羽而偕翔始耶署之出守歷閩嶠之巖巖繼鹽樞之攸司

秉憲節於齊魯之郊凡宦轍之所經民莫不被其恩膏何
政理之優裕咸敷布之有條蓋內治之有人而不分思于
家計之秋毫逮司農之繼起亦別歷夫中外事恭人其如
母奉慈音於末戒紹先緒以忘家恃經紀之有賴用專志
於 王朝鮮叢尤而獲戾惟比部君葆經妹壻恭人督之
尤不少貲自憲副之見背年未滿乎周晬迨卅角而就傳
早期望之深至暨奉職而居官尙誠勉之勿替念 國恩
之世受凜負荷其不易倘隕越以貽羞曷以見父兄於下
地肆比部之精勤特振興而自勵實公爾而忘私荷 聖
心之簡在昨 綸音之忽下念先世之忠勤挽芻糧於西
北成撻伐之宏勲期紹美於厥嗣往以食我西軍時恭人

之聞命恍踴躍而爭先敕辦裝而遄邁已獨返兮鄉枌惟
主憂之未釋宜戮力于茲辰幸報稱之有地曷瞻望而
逡巡信忠貞之世篤閨閭亦共識夫尊親上令子之西行
必有以荅嘉貺于 楓宸何昊天之不弔歎薤露之俄晷
悲良臣之失恃痛返顧而無依況含殮之未親復終喪之
不可空搶地而呼天魂飛揚而飄簸惟德音之在耳肅奉
命以周旋視國事其如家乃克備忠孝以偕全他日沛非常
之 寵渥叙輸輓之勞賢爰推恩於臣下溯水木之本原
黃封褒錫惟賢母實膺之恭人其亦可含笑于九原也
已

祭盧母文

自孺人之往歸盧氏也其所爲敬俱以相其夫子者早爲
閭黨之所稱及乎未艾而寡則專以教督其嗣昆而使四
男有立斡然見頭角之崢嶸迄於今年逾大耋孫若曾孫
俱相繼以詩書爲業而攀衣繞膝娛茲遲暮者尤其羨夫
螽斯之薨薨孰謂竟棄此而長逝也壽富康寧之福固已
備之生前而順化還眞撫今追昔倏恍忽而無憑惟義方
之猶在守遺訓者咸蹈墨而履繩雖擇術之殊科悉本業
之專營服賈牽車罔惰游而燕僻一經是習尤篤實而文
明此則宗姻所共嘆仰而母婦咸思則倣以爲餘澤所貽
可以綿及後人孺人雖死而猶生也況乎諸子授業別餘
公產賦泮水者割公產之所入以資寒夜之燈檠蓋勸率

之有方宜其孫若曾孫互相奮勉咸繼起而奮騰此尤足以見其經畫之周而槩想其家政之精明異日者用於本朝發揚詩書之澤以彰孺人教育之休聲 黃封褒錫雖孺人亦當含笑于九原夫豈徒爲後嗣之光榮也哉

祇平居士集卷二十九終

石門後學胡 枚訂

祇平居士集卷三十

嘉興 王元啟 惺齋

古今詩

招朱生錦

朱生初來時文字苦仄迫騁筆恣所言形縱理復逆吾爲
斬蒿蓬劃然開徑陌懼其進不勇左右加鞭策顧慚謏劣
姿力與願相格酌潦漑荒畦詎足資膏澤昨閱所著文頗
已露頭骼如彼伶俜者捫壁肆踐躡雖乏馳驟能庶免踣
與蹙始知蠹簡中有求無弗獲惜哉時易往兩月倏乖隔
新功定奚如念爾弗能釋立志貴有成獨學終鮮益子雲
感川陵退之嗟馬栖奈何守里閭得寸遂自畫旦夕望爾

來故業可復繹

自警

珠璧有定價雖貴恒易售屢買莫一顧得非瓦礫儔尙自
矜夜光不貽識者羞嗟爾寡所學努力勤羅蒐勿恃一金
資傲睨萬室侯寸鱗游尺澤煦沫興大漚豈徒不量分適
中鳥鳶求抑志抱名默疎曠非令謀咄然宜重戒勿厭相
紕糾

美人

美人隔湘浦欲往怯風滿竚立想形似游思何漫漫青鐙
照孤館愁寂誰與歡攬衣步前庭零露秋草溥仰瞻南飛
雁安能假羽翰

飛來

飛來丹鳳鳥棲止高梧枝朝暎曜其羽碧葉流英輝梧鳳
情兩得各言長相依何意衝嶽起枝葉紛解摧丹鳳失所
依乃復凌霄飛飛去復何止與爾顛乖違枝葉當復生何
時重來茲

社課文章千古事

十萬八千年迅捲疾飛浪傾瀉無畱停前後孰相望風輪
怒一鳴激叱奮殊唱乃彙衆竅穴文士攢肺臟噓吸鴻濛
精抑揚發骯髒後人捧遺言諷覽易忻愴遂令隔代遙一
堂覲相向是物有元氣鬱埋神益旺詎隨時卉妍轉瞬煙
雲蕩六經皆聖作蠡管誠難量卽如昌黎公後學斗山仰

顧其稱意時羣聚笑相謗淮西文最奇砂石旋磨盪歐陽
一代宗尹誌叢譙讓童耳駭雷音掩走眞恒狀所貴能自
立此撼復何妨惜哉王李輩門險矜奇創眞氣苟不存浮
譽等潦漲我懷杜陵翁寸心憑得喪迢迢千載後斯事誰
能抗

清明日同祝教授勲遊城南海光寺

跼蹐城市中祇覺寰宇窄欲爲汗漫遊一洗塵土積朝來
宿雨霽暖旭射窗隙披衣開打門有僕傳東尺云我素心
人夙駕待南陌聞此心欲馳使我翅生腋策馬往從之握
手一笑啞翩翩新燕子來往矯輕翻岸草舞晴芳溪流駛
清碧遙聞鐘磬音忽見臺殿闢老僧本吳人鄉語款平昔

導我入崇樓百里蹙衽席北望指帆檣隱隱見海舶是時
春欲暮柳色翠可摘猶嫌花信遲庭藥含未拆吾言踏青
辰士女亂遊跡僻境清可佳奚必紅紫劇須臾暮雀喧蒼
霽起遠夕還驅入郭門擔負紛役役

題杜太守

甲

知通州日釐正祀典罷榷油酒雜稅二

文稿後二首

瞽宗祀先達後學所矜倣奈何從賊臣妄使玷鄉校

時魏藻德

溫厠鄉賢

杜公領通牧志在維風教念茲關勸懲僭差不容稍

直筆彰信史詎任彌縫巧錚錚數百言震耳若驚爆綱常
一以明栗主旋毀撓誅彼既死魂足使人心校死鬼豈足
誅維用勸忠孝

關征繼屢稅國賦自有常誅求逮負販奉法殊未臧公心
切民隱疾痛如身嘗作書告大吏陳義何慨慷飛章達
宸聽 恩詔來天間歡聲動衢巷共拜 聖澤長乃知盛
明代選吏須循良德澤不下究吏實乖其方公恩廣且永
潞水同汪洋

題胡某遺像

公昔官滇南職司惟箠庫繼時撫滇者出納亂常度兵糈
不時給介士皆齎怒露刀忽成林弓矢交道路大吏畏且
匿鐫戶聊自固公獨挺身出剴切爲曉諭寒飢迫爾身爲
爾當上額搆此赤族殃得非爾自悞疾驅謁制府陳策藉
前箸遂借俸餘金散此蚊蟲聚銷患貴未形安危分指顧

平生性愛客戶滿長者屢雖當病卧時盤饌恒夙具臨終
意不慌端坐訣親故貽謀不在多孝友足相付茲辰展公
像釣石動煙霧濯足滄浪流忘機狎鷗鷺想公靈臺中泥
滓焉得污乃知賢達人高情足遠趣逐逐塵壒間安能有
所樹公官雖卑末亦足愧尸素掩卷再三嘆邈然起遐慕

題陳遠亭無盡藏圖小照

霜月皎寒空光溢玻璃界迴風一蕩薄林壑虛笙簫頓覺
萬慮澄耳目愜清快恍疑憑虛行靈境忽飛屆入世困勞
攘所得不償億曷若攜此身清景永相對好音謝絲竹艷
色非粉黛幽賞聽忘疲窮探莫限戒是中無盡藏詎厭求
取快何爲苦羈縲終日塵埃內從君還舊山脫我簪與佩

何母錢安人輓詩

吾友恬庵子耽經老不輟一命學省官飄然辭帝闕
歸尋故簡編著撰聊自述諸郎皆秀穎一一蘭芽茁膠序
茂英聲曹輩仰邦傑問君何能爾厥配有淑哲相夫與教
子柔正兩協節以此獲自遣文字日編綴今春梅破蕊嘉
會集鄉耆吾年甫及耆陪賞亦云竊相期金石交松喬與
顏頤詩酒爭酢酬肴果紛羅刻其愛主人賢亦羨中饋潔
遵行成故事不厭賓主迭近者春卉盡山榴紅欲熟折柬
擬招邀君獨負衰經閨內失良朋老蘇亦嗚咽豈但教育
劬傷心悲軾轍況我會中人與君忝膠漆遲我良宴會使
我心蘊結蘊結曷以紓哀歌聊一闕

喜雪爲東昌胡使君

德琳作

乾隆歲壬辰冬至前四日猗鸞攪絮縣彌望紛蕩伏岸樹
幻瓊葩田廬變瑤室連延宵晝三晃眩窪阜一我行東昌
道遠近迷徑循馬瘖僕亦痛旅舍憊蓬華人言豐年祥預
卜來牟實又言冬澤愆農民正愁疾仰荷太守仁驅車僕
吏率精禱八蜡神嘉貺荅齋慄日西入郡齋主人笑而啞
天功詎可貪聞此徒愧慙挑燈誦新詩綺語門清逸屬和
皆鴻才浩汗滿綈帙我衰吟興減強使操紙筆比象語苦
陳搜奇才復拙聊書所見聞用代輿人述

滕縣西二里許有碑曰滕文公行井田處

我行滕縣西穹碑道旁立云昔滕文公於此畫井定原隰

當年列國務耕戰道涂珍徑咸開遍刻脂剝髓供軍儲豈恤農民溝壑轉虎吞龍攫爭喧豕弱者旣仆強亦類七雄轉眼悉灰滅惺惺遺法安在哉微茲蕞爾國獨思仁其民居民指點說往事至今戴德如身親乃知桐鄉吏旣死欲葬桐鄉郭作詩爲告司牧人勸爾勤求念民瘼

大樸軒詩爲劉貢生香山作

浮雲一朶青雲凝凌風翔舞于翠翎紺幢碧蓋蒼帝衛虬牙龍角爭欹撐金烏歛翅飛瑟縮冰蟾湧魄流晶瑩虛窗泱泱雪沆瀣清吟激越穿空冥隔牆有客形影子披書兀坐寒燈檠聞聲啟戶動遐想長嘯恐是蘇門登南村老叟爲余說香山吾友彭城英閉門灑掃謝氛蓋朱丹點勘窮

遺經軒前大樸先世植扶疏老幹雲霄凌樛材竊比樹廣
莫犧尊不羨塗黃青我聞此語心骨換灑然如濯清風冷
拂衣淨洗京洛土買田欲隱吳淞汀時來樹下接清蔭冰
雪一卷疏胸靈仙人鸞鵲恍可接聳身直欲凌虛騰

故明金御史殉難詩

御史名毓峒保定人崇禎末奉命監李建泰軍山右未至賊已

逼退保保定城陷入井死

乾坤瀕洞煙塵昏狼羆蜂蟻紛聚屯橫流潰決不可制逆
勢直欲滔天奔金侯攬轡憫胥溺逝將赤手埋崑源茫茫
晉土皆賊壘右臂已失寧復論畿南郡邑實門戶走保鄉
土堅藩垣妖星忽熾帝星隕六宮九廟咸灰燼復仇討賊
志彌烈皎皎大義明朝暎毀家梟士博死力爭先徒步當

轉輓山擁地裂鮮完土勺水莫止炎岡燉瘴殿蕩涵簸宇
宙孤松豈得牢其根危城旣破身與殉英風颯颯飛忠魂
維時守臣重首領迎賊往往先開門失身蒙恥等一死視
侯不愧狐與豚侯之志義耿不泯去之百歲今猶存寒泉
古井人莫汲時有虹起光蜿蜒

同陳樹屏訪慧源上人慧源樹屏各唱十字索余繼
聲率書一十二韻和之兼懷吳大

神霄吳二登

秋窗連日雨落葉滿松寮

釋慧源

砌咽寒蛩濕砧鳴極浦

遙屏

陳樹

苔泥黏屐齒柳岸集溪蘼村酒錢能貰園蔬手自

挑清言霏玉屑劇興湧風颯墨汁淋漓染箋花欲灑消甓
毫驚捷走蜃氣鬱浮蔽入險窺平窗爭強挽大弔妍辭謝

雕琢狂語肆調刁珀芥欣相得參商念舊僚
汪煙柳晚
聞海瘴雲飄握手期難定褰裳道苦遼
三年勞遠夢兩地
惜分鑣歎息秋將老長歌賦采蕭
時吳大客豫章吳二客閩

蟬

蕭然高柳外清響激曾颺乍咽驚黏網旋疏過別枝
蠅蚊真逐臭風露獨長饑最是關情切茅齋抱膝時

鳳飛堂耆英二集次陳蓮齋韻

追隨餘卅載最少已成翁皓首欣重聚華筵慶屢同
閑魚恬沼止逸翮畏條籠酒判千鍾醪塵拋十丈紅
名茶香雪乳生菜脆青菰契合情何閒談深意自融
襟懷披霽月咳吐挹春風改席星球燦光騰暮靄中

古林禪室

一徑疎籬帶落花
苔痕踏破野人家
童蕉過雨分窗潤
嫩竹迎風入檻斜
玉砌溪藤暮舊帖
綠沈蟄碗品新茶
無端生計頻爲客
拚向青門學種瓜

早梅

閩南氣候殊中土
未臘先看梅萼舒
素蕾色凝冰榦老
暗香風透紙窗虛
籬邊冷艷侵寒簾
石畔疎枝映碧渠
莫道寒林開未遍
微朦最愛月來初

絕句三首

水南水北辟書仍
僕馬填間氣欲蒸
破屋盧同憔悴甚
隔牆惡少亦相凌

楊馬文章孰與同得來真訣自韓公澤宮一黜長安臥淡
澁譏嗤到僕僮

搜春摘卉門芳菲俎豆人思踵勒差恠絕毗陵唐應德一
編擊壤曰吾師

題鍾香泉課子圖

秋來爽氣滿林垞竹樹蕭然萬籟清間向小亭攜騷子畫
眉聲裏讀書聲

半載鄉間偶息肩擬將紙筆付舒宣披圖慚愧從兒懶又
向征途跨馬羈

題某梅雪圖小照

斷盡千林鳥雀譁荒巖凍雪疊冰花遙知瓊帽衝寒者肝

胆清醒冷不邪

祇平居士集卷三十終

海寧後學許嘉猷訂